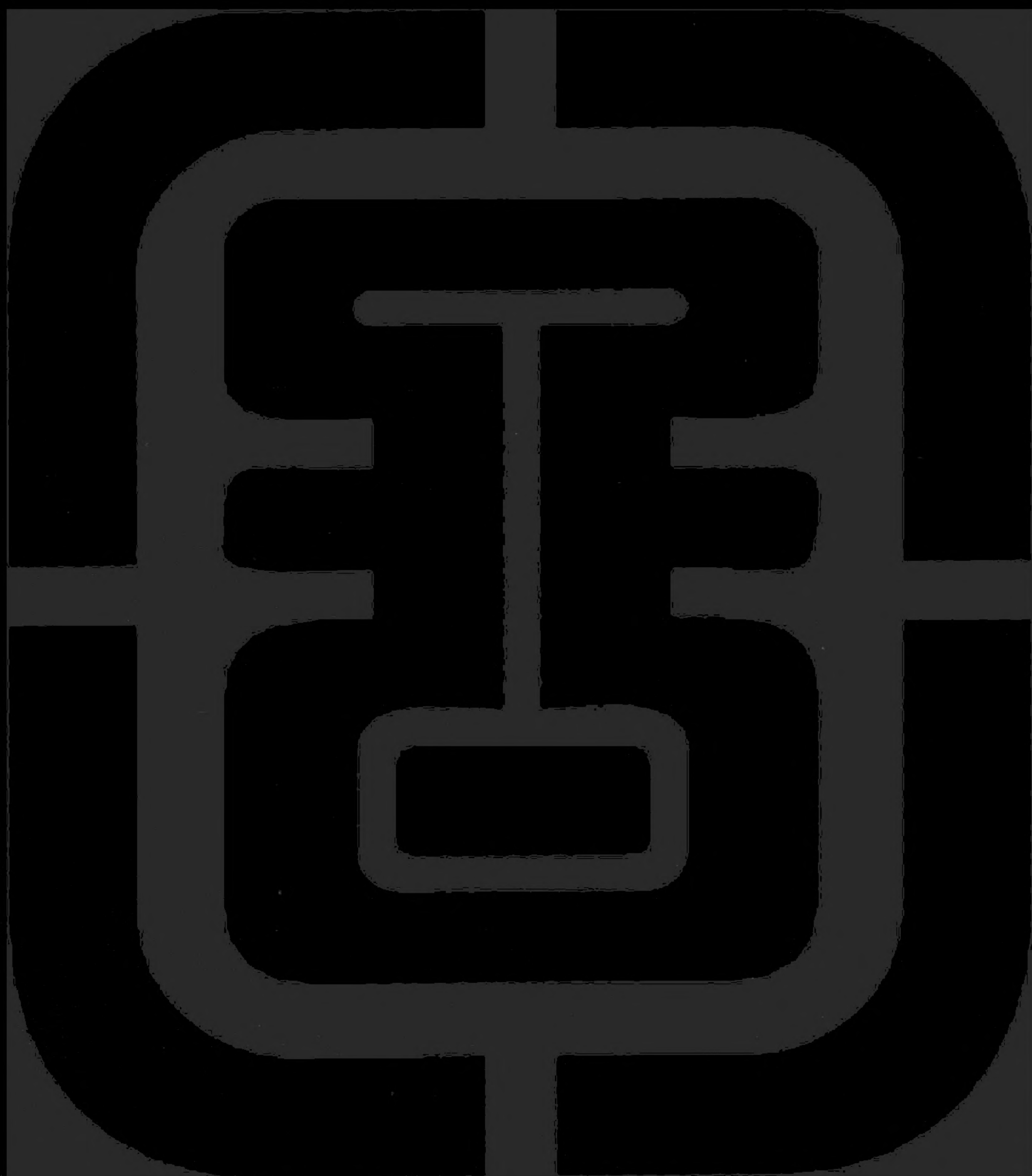


10



故奉訓大夫僉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事鄭君墓志銘有序

奉訓大夫僉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事鄭君以辛丑之歲夏五月十又六日卒於杭之寓舍江浙行省左丞相帖穆爾達識公深用痛惻命左右司都事錢權用壬暨僉事君八都來治喪事秋八月十又一日權厝城西七寶山後五年丙午十二月二十有四日還塋義烏石斛山其弟淇始請從兄承務郎温州路總管府經歷詠評隲諸行成書而授前史官宋濂請刻其墓碑曰君諱深字仲幾一字俊常鄭其姓也其先後睦來遷葬之浦江自建炎以迄于今同居者十世朝廷旌為義門曾大父德池大父文泰文泰本

青由尉德璋子出為德池後德璋與元德珪罹難爭
欲就死其事詳見宋史孝義傳中父銳累贈奉訓大
夫樞密院判官驍騎尉追封浦江縣子母樓氏累封
浦江縣太君君幼知讀書務了大義不能泥章句然
負氣不羈嘗往外氏有以童視君者君不平出奇計
始之日者以六物推君休祥言君必凶于其家君恐
祖父聞或簿其爰大惡之居亡何他日者又至君迎
謂曰我某年月日生也子幸譽我吾當厚報子否則
戒悍奴辱子矣聞者皆大驚稍長氣益振見部使者
行縣驕從甚都君嘆曰吾非夫也哉孰云異日不如
之也人斥其誕獨從父欵奇之使遊學京師久之會
丞相別兒怯不花公出鎮南服命君從行杭城災連

數萬家丞相趣吏具文書以聞君爭曰杭民無恒產
若俟報下振之則已大半為鬼矣汲黯發廩此非其
時乎丞相悅令戶賦之君曰戶有小大必計口乃宜
耳丞相從之俄辟君行宣政院宣使未及就丞相入
中書君復從行丞相多君欲用為宣使俾理問官咬
江召君咬住將別有所薦不白以丞相意卒然問曰
儒者可為行人之職乎君曰不可咬住反命謂君不
屑就丞相怒而止君知為咬住所賣不復辨問太師
脫脫公喜士可撼即走見之時太師新解機務還春
年豐謂入與語大悅遂留之君乘間問曰蘆蕩之利
宜與江淮萬姓同之閣下專焉無乃不可乎太師曰
向者之利悉歸豪右今歲入不過什二餘皆編氓物

何云專耶君見太師語堅不敢強他日太師復自言
意者怒君失辭者君後容曰在至元間魯正嘗取之
美上以其病民罷之且詔羣臣不得奏請閣下今
復繼焉或者其違制書乎太師笑曰吾業已奏辭恐
君言中變姑試君耳於是謂其子哈刺章曰鄭先生
有道之士也亦往事之君教以書詩得師道甚太師
君與弟置口至有聞於上者初皇太子勸育太
師家與哈刺章同卧起至是有旨欲使之共學君力
謝曰輔導皇太子歷代自有故事今若苟而行之
是取譏於天下後世也太師入奏如君言上曰
言已出必使一至卿家而返明日皇太子至君以
孝綵進喜見顏色因賜錦衣一襲明年太師以

出居西寧以哈刺章訛言泐騰成德君必去
不去禍且及君曰人以孤託我而中道棄之不義孰
甚焉且死生今也吾何所避弗聽丞相藉與太師有
微隙又怒君不為官使而容太師家將罪君復憐君
才不忍戮乃遣人鈎致君君曰丞相遇我厚我寧弗
知之其去也特為理問所問爾今丞相輩用我然受
人託而遽背之何以事丞相為丞相義之寘不問文
明年太師還朝開太傅府奏君為長史階從事郎時
至正八年秋八月也九年太師復拜右丞相叩君以
民所最病事君曰皇慶初國用不足令民入貨取券
使受直於有司踰三十年弗償非惟民困欲死國家
之信將何在焉太師即勒吏使給之鈔以緡計者八

百五十萬有新國子監所設管勾學正司樂之屬舊以監中諸生積分未貢者充薦者多溢有俟二十年之久者廷議患其弊復以諸生試禮部下第者別選為次榜補之斥去已薦者四十人肅然黃煥等歸訴于太師太師以示君君曰法弊固當更然守以歲月而一旦斥去亦失物情若二者交參用之盡於所薦而止斯善矣太師奏行之太師在西安時門下客盡散無敢獲其旋者獨王架閣梅時過之君因數道其賢太師曰梅屢知君而君反賢之何也君曰賢之者以其知義尔若深所短梅正當言之能言之所以為益賢也太師欲選御史君又薦梅可用太師以君為長者鄉先達為臺臣所劾奪其誥命君言於太師伏

之及其來京師頗用人間將風御史劾君君略不為動亦不自明未幾其子以廕入官君復白太師擢為崇文丞始大媿歎以為不可及十年春三月遷宣文閣授經郎階徵事郎召見 明仁殿 上顧資政院使朶爾只班曰此哈刺章師也教法肅甚朕今陞入官庠矣俄中書奏君兼經筵譯文官君敷繹聖經於沃深切 上每為之改容宣文在禁中密邇端本堂日侍 皇太子研席寵遇殊甚嘗問君家同居事屢嘆以為嘉瑞書麟鳳二字美之十四年夏四月轉宣文閣鑒書博士階儒林郎兼官如故 上見君久益器之以新刻智永千文識以宣文閣寶賜焉君侍經帷教胄子者凡四載歲錫燕者再頒金織紋幣者二

皆有副扈從上京又子楮幣二千五百緡率以為常
當是時君從弟國子助教濤方為經筵檢討權參贊
官每進諫 殿中兄弟連翩而入及退均被上尊馬
漣之賜人尤以為榮耀焉秋七月改中書吏部員外
郎吏部月有選鄆縣丞張鼎年六十七吏以官期二
年白君曰使如汝言當致其事矣何須入銓遴即上
之關昇之後著為例董甲雲南木來人以任不當官
貧不能賄吏遂以尸解有異移符審之君曰京師距
雲南萬里公曠往來動經一二載且其先人嘗官丁
朝豈無可稽者邪下架閣吏閱籍而汪之永新尹趙
大訥上休致之請時新比必經廉訪使者覆按而趙
竟失之吏以為難君問例始何時吏以九年四月十

七日對君曰趙之謝事乃是月二十一日永新縣在
大江之西五日之間其能知有詔乎宜以例前行之
同舍生先入任籍見君未違頗使酒廷辱君君心甚
銜之及是改官之文適至君曰彼積勞日久豈可以
私憾而廢公法哉命擢其郡官之徐人周令尹家陷
于寇獨周以智免及太師統兵平徐其女掠入太師
魏奴家使之主汲力不任數欲赴井死周物色知之
不敢言君將聞於太師人曰國家以徐叛殲之君言
不脫吻而禍及其踵矣君弗顧卒白還周九月君以
分部從太師征高郵至嶧州見民東西竄君追問之
民曰軍奪民牛且擊翁媪傷故逃耳君曰王師除暴
禁亂乃令侵民耶吾若不言孰當言者急蹤跡之獲

樞密院吏王丙執詔太師寘于法冬十二月太師以
讒去君曰天下自此多故矣遂移病弗視事十六年
秋八月御史臺欲用君為御史君以母夫人年高辭
已而除君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而中書同
日奏君江西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臺臣覆奏乃止
君急欲南歸即入謝上皇太子聞之將留弗遣
君對以其故復賜眉壽二大字君持歸以為親榮特
中原道不通君浮海而還至萊州洋遇颶風擊旅舶
壞深目而鬚者六十人望君舟而踊曰曷生我主舟
者曰此泉南回紇氏精悍且持兵不殺將為亂言人
人同君力屈衆議斂其兵刃而飯之暨井岸羅拜而
去浙西時屯重兵挾貓獠軍勢強什人廬舍以為新

上下惴惴莫敢何問君反接鞠訊知隸平章政事慶
童公帳下械送而請治之軍因不敢譁譯史桑葛憑
藉憲使之威視僉事忽都不花如無人僉事欲黜之
恐激怒其長乃自引退譯史愈鳴張無忌君劾之憲
使持不下君怒曰彼且不有僉事何有於公哉叱出
之憲使慚其庭中人以事誣君上行御史臺時平章
為御史大夫罵曰鄭僉事剛介之士吾熟知之爾固
不能容也擲其文於地事遂寢尋除今官未及上卒
年甫四十有八娶同里周氏累封浦江縣君繼室義
烏吳氏東平王氏王氏封恭人皆先君卒無子少房
高麗康氏生女曰禁未行今以弟之子某為君嗣君
眉目踈豁軀幹魁梧雖沈敏多智數秉心慈恕而壹

以正裁之人未出言已能窺測其肺腸故周旋南北
間鮮有憤事然頗以師道自任授經宣文閣中皆勲
戚大臣之子君戴星而出戴星而入教以開物成
務日迪導之學成而仕蔚為名臣與人交不以勢之
崇庠而貳其心在朝公侯卿大夫亡慮數百人無不
知敬愛君而翰林侍講學士豫章獨公侯斯翰林學
士承旨瀏陽歐陽公玄太子右諭德東明李公好文
司農少卿臨川危公素允與君為文墨交而無間者
也若君者可謂奇偉不凡之士矣瀛長君僅四歲負
笈游立夫吳先生之門始獲交君晝同案食夜則共
衾裯而寢穆然術然其姓雖殊情實昆弟也君
嘗指時之聞人謂瀛曰某也操寸管入位館閣某也

乘紳正笏立廟朝而弼成化功鄭生雖不滿六尺行
見錚錚然鳴矣瀛見君言奪出峻辭戲君及覆相撐
柱不已君益騁奇辨是非鋒起且曰子未可少吾後
當然已而果然嗚呼君今已矣其不隨世磨滅者猶
耿々而在是亦足矣瀛幸後死因悼君行而揭之以
見有志之士其事終成且告修郡乘者著錄焉銘曰
劍解夫禔如龍蜿蜒風雲會之飛騰上天顯允鄭君
才實類此利器在躬不試焉俟嚴師臣四國是瞻
佐其伐勲唯君則堪民生瘡痍我是用悼朝政糝糠
我寧不告當宁聞之名八宮庠日照月臨承其龍光
廣廈細檀從容論道載啓載沃有勤無惰其勤謂何
堯舜吾君八荒盎然期罔至仁天子曰於爾學之

博宜鑒朕書弘宣文鐸省臣交薦贊治銓曹水清衡
平物無遁逃出將使柏繡衣赤絕嚴霜夏零邪草不
植凡人賦材此盈彼虧若君之為無適匪宜豈非義
風淪肌浴髓大本既立孰踰其軌君器則弘功業可
馴如持左券責報於人烏臺鳳池遲君遊衍泉臺莫
晨有淚雙泫誰謂君亡視之若存清風凜然施及後
昆鳥傷之西溪石如斛石或可磨君名不沒叶同門
友金華宋濂文

元封後仕郎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

鄭彥貞甫墓誌銘有序

嗚呼大同之世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貨不必
藏於已力惡其不出於身自大道既隱情偽日滋此
尼父所以存不及見之歎雖然秉彝天性亘萬古猶
一日縱時有汚隆而其道則未嘗泯滅有若浦江鄭
氏非一家之三代而其七葉之長彥貞君非三代之
英乎彥貞諱鉉彥貞字也其家自宋南渡初即合食
為義門迄今已歷十世宋元二朝國史皆為立傳家
教脩明有遺範二卷俾奕世守之彥貞嗣主其政益
躬：畏謹正已以蒞物或行其所未至或補其所不
足家人翕然遵化一堂之上雅：雅：勤踰千百指

愛無不均也情無不一也不知孰為親而孰為疏也
視其貨象則錙銖皆聚於公且曰我惡敢私也察其
事功則群趨而競赴又曰此吾分當然也爾何与哉
雖甚勞不懈義狹乎仁和氣充物四海之廣莫不聞
知過其門入其庭者神暢心怡而鄙吝之萌消沮無
餘退而有言僉謂昔之義居如樊陽張李之流誠所
不及而益重彥貞之善繼先志也彥貞自幼沉毅端
慤屹然如成人雖朋舊不敢狎視語一近褻輒白眼
望之聞人有輕已之言輒自厲自厲惟恐如其料及
壯主貨財倡家意其易惑百端傾誘之每正色叱之
得大詫曰此鉄石心腸人也彥貞事父盡孝父病在
枕席其妻卒彥貞不敢哭強顏乾笑以奉湯藥竟不

使之知後八日父亦卒彥貞哀慟幾絕水漿不入口
者三日鬚髮為之盡白及至終喪外舅張必慶憫諸
甥筑無依力勸其更娶彥貞謝曰鉸見後母肆虐
戕賊骨肉者多矣忍令吾兒陷之耶不聽年未四十
君子義之時天下承平衣冠萃于燕都翩然出遊以
克其見聞揭文安公後斯在禁林黃文獻公潛在成
均二公以文辭鳴當世皆折行輩与彥貞交論文談
詩或至達旦不休一時士大夫見彥貞方嚴皆敬憚
之或酣酒放歌聞履聲即斂容正坐不敢吐氣自時
厥後彥貞仲子泳與從子深同請授脫太師家老
貞為書教子言陳時政之弊令進於太師太師多采
而行之彥貞尚風義舊與叅政忽都魯沙游其子為

武義宰免官留武林貧不能自存彥貞延其家廿口
來浦江給衣食三十餘年鄰有瞽者跛者彥貞憫其
顛連養之終身每夙興告飢者填門彥貞積餘飯親烹
簞分饌之至老不厭元季兵起州郡俱繹騷大將數
統兵入境服義門名皆戒士卒無敢犯拒密判官阿
魯灰帥軍五萬一夕驟至奪民廬舍以居二十里之
內鷄犬羊牛盡斃彥貞說之曰明公非太師之偏裨
乎太師征高郵尚以無罪去國况明公之士卒恣行
不道乎脫有一人言於朝不識明公將何以處之阿
魯灰愕然曰業已如此為之奈何彥貞曰為明公計
者甚不難浙東據山阻海其民頗柔馴易制明公誠
能撫定而綏輯之俾它兵不敢東向執政柄者尚敢
以嘔咳相警乎行且錄明公之功矣阿魯灰不答

鄒曰非公不能聞此言命左右致束帛為謝明日下
令啓行一軍肅然皆未幾何

國朝大兵取婺州彥貞携家避入諸暨流子里時李
曹公文忠統兵來過歎曰此義門也八世罕見之躬
為高鑄而去事平遣帳前先鋒師民兵二十護其家
歸浦江人以為彥貞積善之報云彥貞年七十以甲
辰之歲四月十四日終於家其月二十八日葬于諸
暨桐山鄉宣山之原家庭內外不問服之有無咸嗚
嗚哭則盡哀一縣之中若宗黨若姻婭若三農百
工若鄉士大夫皆素衣冠往拜哭亦盡哀傍邑之
賢者聞之亦竊哀之曰是家實無媿於三代使尼父

生於此時未必不樂道之今其七世之長亡矣薰漸之益吾屬將何望乎嗚呼此可以聲音笑貌為之哉彥貞之致是者必有在矣彥貞之先自歛遷睦又自睦來遷其詳見諸譜圖記同居初祖諱紆字宗文宋乾道中賜號冲素處士朝請郎守郎中晏穆為銘其墓父文泰植志不屈人下設施運量大能昌其宗文泰乃青田尉德璋子出為伯父德池後德池之父致則處士曾孫也彥貞妻張澄有婦德敬夫知貞沒齒無一言相加遺男子五人長漢才優識精雖不大声色子弟莫不畏之量入為出而其致用恒裕如也次即泳通經而有文累官後仕郎温州路總管府經歷得封彥貞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階亦從

仕郎次湜東陽丞人謂才如長兄次漢江浙行省宣使次滌女子一人適東陽蔣嘉亨孫男十人楨榘幹樞榘格棠木杲柯女八人其二適東陽蔣昭及其後弟明其一歸同邑張宗餘皆未行曾孫男八人燾燿炎樵煥光瑩焯瀛也不斂與彥貞有連而彥貞子若孫又皆從瀛授經其相知實深然而宦游南京彥貞之歿斂不得憑棺窆不得臨穴將何以釋其愆之思唯紀載群行鵠之樂石可以垂声光於不朽貽矩則於方來是猶可為也於是不敢讓知徇漢等之請而為之銘曰

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風氣敦厖臻于太康異體同心情無不通此謂淳熙三代之英世遷俗殊道德淪喪

終臂借糧秦法之涼肝腸充塞形骸閉藏憤我寤寐
涕泗沾裳被美鄭君沉毅自彊上承奕葉合族共煬
內教云飭外政復履規重矩疊通有耿光曷以致茲
曰率其常或歛以舒或翕而張有子將，有婦洋，
無間戚疏萃于一堂孰為尊章誰為父兄至和不冒
奚有軫封倘入其庭煦如春陽浹人肌髓薰為善良
人亦有言此為世防非君之賢莫襲其芳襲之斯何
既明且剛以仁為食以義為漿翳能使昭枯堪再榮
百鳥喧秋忽見鳳凰宜覓德輝西東翱翔豈意鍛翻
竟歸冥茫載者忘車渡者失航瞻望弗及盡然感傷
仙華印印浦汭湯，緬懷德人何日而忘翰林學士
承 肯嘉議大夫知 制誥兼脩 國史兼 太子

蔡善大夫契家生金華宋濂撰并書篆

樂全子鄭君墓誌銘

鄭自睦徙居浦江以孝義稱于宋著于元至於
國朝而益昌大趾美當泰定天曆之間余年始冠即
從先君及其門拜其老人順卿父于堂周旋接武羣
從之列退就師日與吾景彝備其業景彝之諸姪猶
幼也唯二人者上下古今窮日夜不休方是時天下
之士方事決科景彝以為是不乏為吾學獨好古文
辭大致其力於經史深裏先生吳公每奇之吳公於
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春秋之學余欲受之不果獨授
之景彝及今翰林學士宋君景濂宋君得之出為世
用名滿天下而景彝足迹不越州里百不一試竟齋

志而歿於今十有餘年美其子得以其從先前太常
博士濤之狀來請銘余與景彞為世契而又生同年
學同師今一旦契闊而余幸生人世猶能執筆何敢
不諾君諱銘景彞其字也曾大父政大父德璋父文
轟景彞早喪父事母至孝母黃氏嗜鱸魚時市之以
進會有疾益思得魚即遍市求之母得魚疾乃愈每
食必視所宜毋悅即喜而退既乃壻于金華張氏張
無子景彞侍養不失子壻禮及丁母喪張氏宴客具
樂輒潛于外張不省其故願與座客壻乃避我乎客
曰翁壻有親之喪不茹葷不聽樂其家法自當爾翁
意始釋遇宴輒曰不可以我故廢禮也不復強之翁
年且老欲以家貲盡委之以終養景彞拜而謝曰銘

義家子翁幸壻之敢不竭所事得田數畝屋數椽是
矣它宜畀之翁之族子姓翁如其言而畀之翁卒給
喪葬而族人得田者漠如也人益稱其賢景彞奉諸
兄如事嚴父不命之坐不敢坐仲兄清容居士之歿
也其次當長家事哀痛弗忍終喪而群從固請迺泣
告于外姑以歸藉所得張氏田廬歸之公復自念久
于外不親家事能任荷者莫如吾姪渭又宗嫡孫也
遂為文告于先祠推讓渭渭固辭而終虛其席焉嘗
過鮑溪見其溪惡遇雨汎溢涉者有不測之患即為
石梁濟之刻銘石上署名貞和貞和者其伯父號也
人怪其費出婦家不宜矯情推羨伯父景彞曰吾家
無私財成事歸諸長禮也吾何敢要譽宴家子潘氏

聞其母老無養日取薪易粟猶不繼即月給粟二斗
寒給綿衣服終其母身乃止景彞臨事重然諾未嘗
苟取苟與性簡默雖久与之處未嘗見其詆諆叩之
疑義其出無窮聽之洒然晚好易自號樂全子春秋
六十有二以疾卒于十一月二日塋以某年某月某
日墓在玄麓山之陽其配張氏合而祔焉子男五人
濬得浚濬冲濬冲早卒得即請銘者女三人孫男五
人棧初棟梁榘梁早卒孫女一人尚論世德濬源發
祥自其遠祖綺大父德璋並著芳聞于前史逮今凡
十世由貞和以下余所見者五世長幼勿勿合族數
千指莫不蔚有可觀而景彞獨能紹其祖綺之家學
蚤為深裏公所賞識至老不失為法度之士雖所施

者不廢而所存者遠矣春秋之法微顯闡幽宜不在
朽也乃銘曰
學不忝其師行不忝其祖雖不爆其能足以信其友
雖不大其施足以貽爾後嗚呼景彞樂全其有金華
胡翰撰

故浦江義門第八世鄭府君墓版文

浦江義門其第八世主家政者曰鄭渭字伯陽宋龍
游丞德珪之曾孫東塾處士文嗣之孫元贈中書禮
部郎中鑑之子年七十二以洪武十年九月十九日
終于家十一月二十四日塋於縣東三十里杉栢墓
之原其子挺掄與其孫炯勳合辭請銘於太史氏瀛
瀛通濡筆為之銘曰

維伯陽父自幼穎發佐諸父齊家才超然自見也布
泉出納及米鹽細務一一鈎校使無所漏也吏繇之
繁身獨任之戴星往來踰三十春秋不憚煩也辭意
懇款一本諸誠無纖毫人偽也化行邇邇三尺之童
率皆信服咸呼之為長者也縣之大夫踵門問政告
之以利病民陰受其賜也方嶽重臣嘉其篤純欲辟
為從事辭不為也上繩祖武下儀孫曾循蹈矩矱晝
夜兢兢自惕也大田以祭儼若祖考之臨勒石示訓
戒勿質鬻鬻之也合懋十世中更亂離左抗右禦卒使
危復安也群從同樂熙熙然如春和氣龍衣人見者莫
面也宅心忠厚不動聲氣寧人如已誓不先人也
國初定賦郡曰一斛驟增其率白於當路而蠲之也

烟家析賞陳之以秉彜不以己之親疎為厚薄人服
其均且平也宗族有早孤者收而鞠之歛其租入逮
長而悉歸之也有盜持斧斤入林僅往禦之反為盜
所毆僅妻往護之失足墜墜死禁僮勿訟反遺之措
橫也職此之故聞其捐館一郡為之出涕貴賤賢愚
無間然也其妻吳裕字曰靜安能誦詩書為一家女
師足以配君子也嗚呼世不逮古夫妻相虐而兄弟
為仇比比皆然也有若伯陽父實中流之砥柱彛倫
賴以扶樹名教賴以增重柰何去昭昭而就冥冥也
青山不移流泉不改而形容不可復覩苟可贖之當
人百其身也嗚呼勒銘斯阡言有盡而情無窮過者
讀之不為之涕泗沈瀾非仁人也前翰林學士承

旨嘉議大夫知

制誥兼脩國史兼

太子贊善大

夫金華宋濂撰

采苓子鄭處士墓碣

周之文盛矣至其季也流而為詐夸孔子蓋屢嘆之
教人必以忠信豈不以忠信為立德之本故耶今世
去孔子時益遠機巧之俗勝而敦慤之風微乃有若
鄭處士者焉其可尚也哉處士諱濂字仲德別號采
苓子居金華之浦江自其七世祖綺教子孫勿異業
令傳十又一世元及 國朝皆表其閭天下稱之曰
義門鄭氏處士處乎世者八十有四年主其家者凡
十有七年自成童至耆老其言必信其行必篤具事
長撫孤待昆弟接朋友壹以誠自持無纖毫之私

之其容熙熙然即之其語怡然久與之盤旋未嘗
見其忿言怒色躁者炙之而悔詐者近之而愧士君
子与之遊者若翰林承旨宋公教授胡公翰贈翰林
學士王文節公禘皆以文學重當世莫不推服以為
賢而鄉人子弟聞處士之名者咸敬畏以為不可及
也嗚呼可謂忠信之士矣處士為學通大義美彝長
身貌和而氣淳家以田賦多推擇為糧長屢以事入覲
太祖高皇帝識之後妄人誣其家与權臣通財時嚴
通財黨與之誅犯者不問實不實必死而覆其家處
士與從弟湜兩人爭先就吏 上獨憐之曰我
知鄭義門無是也人誣之耳擢湜福建布政司叅議
而盡以所徵貨泉歸鄭氏且問處士治家所以長久

之道慶士具以對

上甚喜慶士感

上之恩每

上生辰即捧香詣

闕下拜賀

上未嘗不喜而勞之也當是時浙東西鉅室故家多以罪傾其宗而慶士家數千指特完蓋忠信之郭去慶士高祖政曾祖宋龍游丞德珪與弟青田尉德璋遭難爭先死祖文嗣孝鈞慶士本贈禮部郎中鑒之子以父命為林父後娶周氏先五十八年卒繼室梅氏子男四人樵檝材彬樵好學有長才歲天餘皆先卒惟彬後四年歿女二人長早死次適傅誼孫男五炳煜熾爍焱孫女四其二適諸暨何恭永原未擇餘在室曾孫男三人曰奎曰城曰壙女一慶士以洪武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終八月二十四日葬于石

始嶺之原求之八年炳狀慶士之善走京師請銘余始冠時從宋公于蘿山與慶士家相去僅二三里而公與慶士名同而生之歲又同相好也故余交慶士祖子孫間甚熟公每語及慶士未嘗不以為君子也後未幾時而公薨又十三年而慶士卒至于今而慶士之故人交舊皆無在者而余幸與筆待罪太史墓上之石烏得以固陋辭銘曰

自古有國莫能千年世之大家亦艱其傳貴富豈無章組相繼道不足稱位隆名替鄭出榮陽周之支孫來遷浦江以義為門自宋迄今廢興多有巨族封君孰世其守維鄭之宗匪公匪侯躬率禮諒紹其先德焉孝于親協恭昆弟人豈不能莫濟其美侃

克長厥家忠信自脩無偽無華和色徐言犯者辨較
安享壽康登于耆髦惟

皇太祖神斷如天華髮長髯屢對

帝前

帝眷綏之不怒以咲

天恩誕敷為善之報人之可恃令德為尤時樂不行
外物是求室木森々取則匪遠我圖其博以勸為善
翰林侍講天台方孝孺撰

故中順大夫福建布政司左叅議公墓表

太祖皇帝以神武雄斷沿海內疾無弊之俗在位三
十年間大家富民多以踰制失道亡其宗獨金華浦
江鄭氏以孝義聞天下時受褒賞恩數甚盛或為
人所誣輒赦不問擢其子弟為大官每指以風切當

世而鄭公湜尤為先帝所器者也公諱湜字仲持
洪武十四年姦人誣告其家以交通賊臣事甚危公
兄弟廿五人存者幾廿人而五人為公之兄仲兄濂
先以事在京師吏逮捕急四兄欲行公奮曰有弟在
其忍使兄陷刑辟自詣吏請行至京兄濂迎謂曰吾
家長當任其罪弟無與公曰兄年耄弟當任其責非
兄罪二人相爭入獄既而

太祖聞之召二人至殿前勞勉之即赦其罪賜湯沐
酒食詔拜公布政司叅政吏部奏叅政無缺負特
設叅議之官以處之遂授中順大夫福建承宣布政
司左叅議賜冠帶襲衣復命舉所知曰薦同郡王應
等五人後皆授叅議俱有間于時公治福建吏民熟

公家声相戒勿犯豪將病民者公與之爭可否帖
畏服南靜縣民為亂誑誤者數千百人部曲多掠其
婦女為奴公皆言于諸將縱遣去兵不敢譁有商二
人劇盜殺其一而取其財其一人得脫訴于官捕盜
在獄驗屍無有不肯承公夜取盜鞠訊曰縛置于庭
匿吏案下俾聽其語夜半盜頽庭空無人果私語始
知其沈屍井中明日詰盜以沉屍處盜驚伏聞人神
其政十五年正月二十日以疾卒于京師享年五十
有六公之先自宋同居至祖文恭在元中世家始大
考鉉封從仕郎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母張氏
公少奇警受學于太史宋公公稱其長才姿貌魁
識度卓負氣有為其事長待人理財御下皆有方

所創條教多可為子弟法娶張氏先公八年卒子男
三人曰格曰杲曰柯杲及柯蘇氏出女二人適同邑
張瑄東陽蔣昇孫三人光燭煒格以十九年十一月
初八日奉公喪歸葬于諸暨龜山之原墓石未有文
而格亦卒今年

天子詔修先朝實錄公從弟前左庶子濟為史官
與聯事柯曰以文為請孝儒昔年二十餘從太
史講學青蘿山數至公家拜其長老于堂上退而從
公遊與公諸子姓相與論難甚樂也今去之二十年
長老多已亡公之子姓多壯強為老成人或已天逝
而詢公之墓木則已拱而亦衰病無所用於世
矣嗚呼貴富不足恃惟為善可以獲天之祐必壯不

可常惟脩德可以垂令名于無窮然則後之子孫追惟公之遭逢

聖明以昌其家以永其令名其可不思所自也哉翰林侍

誨天台方孝孺撰

故文林郎湖廣道監察御史鄭公墓誌銘
公諱翰字外恭姓鄭氏其先從滎陽遷于歙再遷睦之遂安三遷金華之浦江然其孝友世系具載宗元二史不復贅矣高祖諱德璋青田縣尉曾祖諱文恭字達卿元提領祖諱鉉字彥貞封江浙都事父諱漢字仲昭公自幼穎悟讀書明理授業于學士景濂宋公每奇公才志敏慧日記數千言背誦每過於諸生之先尤善吟詠長篇短句春容飄逸既長即輔家政勤勞夙夜一錢尺帛不入於私洪武二十六年

太祖高皇帝召其家年三十者悉赴京進見時公與左春坊庶子公濟等二十四人赴京聽選庶子即授前職上選公以備擢用

太宗文皇帝繼承大統即擢授公為湖廣道監察御史讞獄問刑不以苛虐務在乎反以恕齋為據及出使廣東南閩採訪撫安軍民豐功盛烈著績兩省時廣民正役取珠多濟公惻然閔痛即陳言已奏蠲之由是民賴全活者多皆欣然相告建立生祠於海濱誓不忘公之德繼而庶子公為史事干累其家例當簿錄重愆公即上疏雪免一家之譴然公雖守職清慎與僚有忤永樂戊子別道所囚奸吏周壽山誣違鞫問官公時掌道乃為僚案誣連十二道掌政者皆

繫破山受憲公之子上疏代刑皆蒙宥釋僚友或謂
賴公得遂暴白公雖年邁尚莫能致其仕水樂甲午
太駕掃清沙漠凱還公乃進平湖詩 御覽稱旨遂
上疏乞骸骨蒙賜 勅書致仕有念尔出自名家特
加優老賜賚還鄉以教育子弟成其才能為國任使
之旨復頒肉帑寶楮衣服錫燕儀曹時公年七十又
二回掌家政一十二年以疾卒于家一子燾樵奉狀
請誌予叨竊祿翰林獲交於公悉知其績者久宜其
請焉按狀公生於至正癸未十一月十七日卒於洪
熙乙巳十二月二十日享年八十又三以明年宣德
初元二月二十日葬于 十二都甌烏之原先娶樓
氏無出繼配曹氏即金華右族也諱惠觀字廣慈生

於至正戊子十二月廿五日卒於永樂戊子八月二
十六日先卒於公十八年男二人燾樵女一人 適
諸暨孝義吳 孫男七人杜垓坻墻塹塹埧埧曾孫十
又二人健儔俊倚調伯俊條選裴衍侶儀其曾玄猶
未艾也嗚呼公之生也居于孝義之門振乎孝義之
風出而仕也任激揚清濁之職勵耿介蹇諤之節及
致其事也承肉帑優賚之錫掌主家政無布粟之私
有威惠之庶誠無忝於生平之出處也銘以貽之銘
曰

懷忠赤以肅風憲惟孝友以振義門不苛虐而無冤
獄奏蠲珠而活廣民賜 勅書以優老維家政而復
理門感化承其訓八袞令終錄壽社持公嚴無款毫

之私誠可謂家國之砥礪其生也無愧其死也無道
譽矣翰林待讀學士兼備 國史廬陵曾蔡 撰

故承務郎温州路總管府經歷鄭君墓誌銘

君諱泳字仲潛姓鄭氏發之浦江人也其先本姬姓
周宣王封母弟桓公友于鄭後遂以國為氏楚漢之
際有號鄭君者為項籍將籍死屬漢高祖令諸項名
籍鄭君獨不奉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
孝文時子當時置驛馬長安諸郊每洗沐日請謝賓
客官至大司農與沒黯善居滎陽魏晉隋唐世有顯
人司農之後三十八世曰凝道仕宋為歛令回家焉
子自牖再遷遂安自牖之孫淮与二兄渡徙浦江縣
淮之孫曰冲素處士諱綺有至行上書白父之寃母
疾侍湯藥扶持三十年不少怠天下稱其孝臨終歎
血誓子孫毋分居義門之合族者自處士始也四世

孫曰龍游丞德珪青田尉德璋於君為曾王父兄弟
極友爱仇以竒衲中德璋德珪不忍竟以身死之德
璋子曰文泰出後伯父德池於君為王父君之父曰
鉉沉静有守隱居求志不樂仕進以君貴授承務郎
江浙行省右左司都事君少從潛溪宋公游學四方
尤好侗儻竒偉之畫榮及壯以材識受知于元賢相
脫脫辟為三公府掾維匡調節補益弘多時天下仕
者皆受職田如古圭田之制而侵漁之徒徵民租率
倍經君深懲其弊力請減其租入且著為令中書下
其事民以不窘楮幣之行歲久朽敗物價騰湧君為
推子毋輕重之法著論以拯其弊時論躋之脫脫平
徐州征高郵君皆從行其征高郵也君慮其有間言

於脫脫曰太子撫軍古之制也相國宜竭股肱之力
輔東宮以行則天下有濟矣脫脫不從謗言果蠱起君
又請悉捕諸將兵歸朝就令以譖死亦不負
社稷脫脫戮其忠而不能用既而皆如君言於是時
事去而天下不可為矣久之除既足倉使階從仕郎
轉承務郎温州路總管府經歷守溫者性嚴刻取察
屬如束濕莫敢與異君獨直道而行無所顧避或勸
君少貶君笑曰吾豈鄙夫患失者耶守聞為之愧悔
君為政寬簡溫人德之有疑獄二十餘主者不能理
君皆為之剖決吏服其明無敢欺者至正中元運益
衰盜賊日熾君遂棄官歸家極甘旨之奉以養其親
及都事公歿哀毀致疾比終登猶癯然不勝衣伯兄

仲幾嘗卧病留淮安君侍湯藥未嘗解帶方掾公府時兄仲舒俱以仕宦留京師月俸之入不私蓄一錢入初以為同產及秩滿而歸父母各有褒贈始大嗟異平居經理家事指付子姪必先為之規畫事成各以為其功以是子姓樂為之用輕財好義意豁如也嘗避兵歸自諸暨富民黃某者貧重不能志致分以遺君君初弗卻也既而與付其家不私其毫髮同郡吳某以仕留溫貧不得代吏希上官意証以他事繫獄君為直其寃贖而遣之吳感激念莫為君報以二女子遺君君笑曰魯仲連有言所貴乎天下士者為人排解紛難而無所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其人媿而止力學於書未嘗一日不觀尤好禮法自

其幼時伯父青菴府君父都事公續定家規君皆與共議及繼長家事損益司馬氏朱子家禮為鄭氏家儀及更祠學西上之以官為上以陽文公稱其無拘字膠固之弊能本也以詩去小序初學莫知作者之意乃更其次者數條餘仍其舊以孝經等書分章非是俱為之集解又作春秋集義未成晚尤潛心於易著道樞釋陰符經雅好鼓琴自製琴操以教諸子君既負特選之材不大用于時感知己之遇又弗克少展其志遂勇於退以潔身全名掛屋半軒以書自娛日与賓客兄弟講論其間於經史多所發明學者稱之為半軒先生平生所作有半軒文集若干卷輟耕夢談過庭問答若干卷優游道義杜門

却掃者三十餘年洪武丙子五月無語而終享年七十有六其年十二月某日塋于縣南加興鄉獅子岡之原先娶夏氏黃岩鹽場司令夏應孫之女再娶朱氏裕軒先生朱公性與之女有婦道元嗜學年居教授諸子姪毅然如嚴師皆先君卒子一人曰崇潔厚好學望而知其為名家子也女一人適諸縣黃潭孫男三人曰漢曰恢曰遜孫女二人尚勞君之謝事家居也當國朝龍興之初勞求俊彥祭酒許公存仁太守陳公顯皆欲力薦起君長史朱公伯清歎曰斯人如玉雪母汗其潔也二公乃止洪武二十六年太祖高皇帝以為東宮官屬宜選用孝謹人咨于廷臣或以君家世服禮義對君時方長家事於是詔

君母行擇群從之賢者以進君選子弟得二十有四命以從弟濟沂及姪翰為之首既至

天子嘉其意而難於盡留遂拜濟為左春坊左庶子餘皆賜金遣還對廷臣稱歎者久之未幾又徵拜沂為禮部尚書翰為監察御史於是君既歿而義門之稱益重天下矣方君之終庶子舉訃聞即日命歸視塋曰毋傷其友愛之心也嗚呼君雖不大用於時而脩於身行於家施於人見稱於賢士大夫受知於明天子風厲於天下卓卓如此其可銘也已銘曰鄭憲宗周以國為氏其先鄭君忠熱弗悔司農好客名顯漢廷魏晉歷唐亦世厥聲歛而遂安三徙及發充此義門孝紘冲素龍游青田友悌益敦施不食報

遺其子孫遠都事公有守有識薦生賢子丞相之客
大厦之顛一木豈支言而不用君子惜之料量之平
冤滯之雪不尸其功慤我黃髮仁義之餘肆力斯文
自信之卓肯泥古陳排難解紛仲連之節不以千金
易我廉潔

先帝旁求思啓迪臣謂君雖毫莫如君門君拜稽首
茲惟盛德內舉不遠敢私弟姪雲章爛然昭被閭里
君雖云亡君榮不殊予生也後尚幸有聞况獲交君
羣從之間獅罔之什有盟其石勒此銘詩以播潛德
翰林學士奉議大夫括蒼王景撰

孝義鄭府君墓銘詩渙字仲韓

鄭氏居金華浦江者自宋建炎中冲素處上綈以孝
義著聞傳子孫今十有一世合族同爨凡數千指雍
睦無異梓元至大中嘗其門曰孝義門蓋自冲素
至今幾三百年王公相亡宗失胤者不可勝道而
鄭氏卓然為禮義大家上而人主嗟歎其賢天下士
無貴賤智愚聞其風莫不慕之而欲取以為則此豈
一日之積功蓋世有君乎長者之澤焉冲素女孫宋
青田尉德璋與兄龍游丞德珪爭赴維揚獄龍游字
代弟死青田感兄義視兄子踰已子其子文孫欽
皆有厚德長材在元中世益劄家範數十言身行而
口化之家益大昌室庭之間有鄒魯盛時之風指紳

稱之事著兩代國史公諱渙字仲輝欽之子青田之
曾孫也幼有異質侃侃自持不類凡子授學于翰林
承旨宋公為所奇愛讀書務達倫理要義事祖暨父
恭謹甚且父疾顏色數言舉步一絲于禮曲得其歡
心及父祖相繼卒哀悼成疾不去苦塊人聞其齋強
以酒肉涕泣被面不能下咽語及輒悲哽然年不少
衰蓋家敬以和長已者尊奉之少已者慈愛之家嘗
有難當償數而金于官從兄源詣吏受為之身
出代兄鄉里義之競為假借亦自而辨其家法當
罰作四年衆方難其人公謂子桐曰吾門以義名非
汝誰當行者遂遣往就役其於事尚適乎義且乎家
不願身之利害決為之至義所不可雖迫之亦為於

同姓疎遠之好學著常資助獎成之後多有立鄉民
之貧無告者遇之有恩爭訟相讎者得之即解去
其所為常出於仁厚其家聲益衍以裕者公之功為
多而未嘗自伐當世論士之可任者必曰鄭氏而公
之師宋公最賢公為人在元季僅以薦者為浦江縣
主簿不就然識者皆推為鉅人後以洪武丙子正月
十四日卒于家年七十有二卒之日召子桐及從姪
措來前口授桐書告兄之主家政者及群從子弟勉
以為善勿墜先業且語措曰知我而慎於言者莫如
王君汝其為書請銘遂卒鄉之大家聞之以為失其
師小民以為奪其所依是歲十月二十二日塋于橫
山之原與配王氏同壙王氏諱默字淵明年六十四

歲以公卒先四年十一月十一日終至是併葬于男
二人長曰桐次曰樹文二適諸暨黃瀛及從弟湜孫
男七人遂燮燦燧炯煇燁燁燁燁燁燁燁燁燁燁燁燁燁
嘉懿璉上垣野坪喜堰瑒桐敦謹有村克績克似燾
後四年奉兄措所為書走京師泣拜請曰先子之命
也惟吾子圖之昔余從宋公游且與措友實知公其
何敢辭乃銘曰

古號大家匪謂多貨惟義之豐其德可師起家非艱
艱其克繼天不輔之疇允厥世伊茲鄭氏孰與之倫
禮義相承綿之千孫有尊其源有防其涖厥流湯之
聲四海公其八葉焉厚而良白哲長髯望于家邦
胡齋于堂長幼咸在先訓是陳齋栗愷悌慕遊于外

見其里人教語諄々化之以身弗怠于夷弗怠于難
善格其幽神拯其患安富壽考享有令名位雖不崇
天爵孔榮豈若鄙夫世居其貨殖嗣人弗忘尚此遺德
國子博士王縉撰

貞義處士鄭君墓表

金華之浦江有孝義門曰鄭氏鄭氏有好學篤義君
子曰處士諱洵字仲宗其言慤而信其行和而謹少
受業于太史潛溪公劬躬勩志痛自經斷籠鷄卧榻
之側聞鷄初蹄輒危坐誦讀至夜二鼓不休由是盡
通貫聖賢經訓尤精於宋氏詩論議根據仁義下筆
為文有奇俊語一時老儒多歎譽之其家合族以食

男女數百人處士事尊長待昆弟御卑幼壹以誠薦
恭慎為本上下莫不宜之洪武十九年詔天下度四
繪疆畛為圖命太學生蒞其役太學生有以賄敗者
蔓連大家多坐死處士兄瀕時主家政嘗就遠京
師處士老其兄奮曰吾家以義名吾先曾祖弟昆坐
誣罪爭先死維揚獄吾兄老矣吾可不代吾兄而使
之就吏乎遂詣理自誣服死金陵其喪歸不惟其家
哭之哀而鄉人靡不哀之不特識之者為之涕泣凡
聞鄭氏事者靡不悼其不幸也處士曾祖諱德璋宋
青田縣尉昆弟相代死者也祖諱文轟父諱鉅毋周
氏配張氏子男二人曰櫟曰柏女二人孫男五人焯
丞耿焄焯孫女二人曾孫男一人瑄處士卒於上九

年七月八日年三十有三年七月七日墓于白

麟溪社二里潘坂之原鄉人私謚曰貞義柏有文學

與余皆師潘溪公處士遇余最厚初以伯父左庶子

濟所錄狀來請銘誼不敢辭乃為表其墓曰

孟子謂以法死者非正命亦視其所為何如耳使獲

罪於義理而抵法如孟子之言可也倘所為合乎義

而遭逢事變隕身于難得命之正也孰加焉故比干

之死於君申生之死於父童汪疇之死於國孔子皆

取之苟不由義而負耻含垢以全其生縱登上壽後

備下君子視之猶狐鼠之斃腐骨是謂之正命乎若

處士者以身代兄死于仁義其所全者大矣其於天

之所畀可謂無負矣壽雖不長名則永存為善之報

寧不在其子孫哉翰次侍

詩天台方孝孺撰

故徵仕郎直隸滁州判官鄭公墓銘

公諱桐字炳成姓鄭氏系出漢大司農當時後遠祖
有諸凝道者自滎陽來官于歛生殿中侍御史自牖
遷安生安仁官至祕閣校理安仁生淮遷發之浦
陽麟溪淮生照照生綺字宗文有孝行軋道中賜
璠冲素處士事載宋史冲素生聞聞生運運生政政
生德璋處州青田縣尉是為公之高祖性孝友事見
元史元至大間旌表為義門曾祖諱大和建康上元
縣龍灣務提領諱欽號青棟居士龍灣司家政嚴而
有恩家庭雍睦有三代遺風部使者武威余闕行縣
至其家書浙東第一家以褒之青棟繼主家政綽有
父風人謂義門家法之所以齊者龍灣青棟有以相

之也青棟生浦江縣主簿君渙為公之父有至性能
文章居官治人一以忠厚不矜智飾名人稱為篤行
君子公幼穎悟異常長而莊重不苟言笑嘗受經太
史宋公景濂博學強記或肆筆為古文辭引帙數百
言雄健峻偉為歌詩清新典雅有古作者意平居言
若不出口與人談論經史貫穿通洽不可窺其際雅
為太史所器重自是達官先輩皆折位行與之交孝
友之誠出於天性母夫人嘗病滯下晝夜待湯藥不
離左右衣不解帶者一月主簿君暮年患風痰食少
下咽日奉饘粥藥劑無怠色夜則泣禱于天寢不安
席主簿君病尋愈以享壽年後居母夫人喪哀毀柴
立杖而後起三年出宿于外未嘗御酒肉居主簿君

喪亦然初選日葬母夫人會大雪平地尺餘公稽顙
籲天次日果晴霽遂畢葬事人以為孝誠所致後遇
親譴晨輒鳴嗑流涕哀不自勝洪武間編畫魚鱗圖
者以賄敗蔓延大家而公家有被誣者擬徒役尋死
于獄例當補役衆難其行公奮曰吾義門子弟敢以
是貽憂於家耶遂促裝赴役不憚劬勤董役者見之
曰此真義門子弟也其同役五大家以工弗及程皆
謫戍遼左惟公克早畢工家賴以安後入佐諸父理
家政以嚴謹自將子弟以下不敢越毫髮而忠厚之
意常行其中每有議論出人意表嘗語諸子曰古貞
立身吾且老矣猶凜凜然惟恐墜先訓也聞者趨之
距家五里曰甄大溪其水甚駛少有淫雨則暴流泛

溢渡者病焉公首捐財為好事者倡造舟以濟至今
便之溪傍土田素肥以當收成際恒為水滄沒公議
集鄉人沿溪五里樹以楊木用殺水勢至今利之有
誤燒死隣家兒者計無所出欲刃妻誣之公急救止
諭以夫婦大義因為解釋卒完其家有群惡少橫干
鄉衆莫能制則往白于官正其罪餘黨亡匿鄉里以
寧有忿爭者不之官而之公公為理解皆悅服而去
洪武辛巳監察御史王辰以公學行材識薦于

朝授滁州判官階從仕郎除隸

京師路當衝要庶務輻輳素稱難治公以廉謹自勵
於文法猶素習決之沛然上下咸驚服譽以大振永
樂二年董造黃冊嘗曰版籍之不清吏弄法耳吾當

躬其勞立法周密下不得肆其奸欺復面定書笑者
備值視往歲十減三四先是大公主府佃者嘗許重
科稅糧吏欲據成案懲之公為詳辨計申免所徵糧
歲三百餘石人以是多公嘗典州之馬政考牧有方馬
大蕃息為太僕諸公所倚注滁境與各衛軍屯相犬
牙訟牒無虛月會官鞠問公恒與之據法詳讞咸滴
乎中下不得一揺手輕重法除舊有學推圮益甚迹
年始脩建規制弘麗公釐襄之力居多嘗行郡見惰
農窘於衣食則責之曰允温飽者皆勤所致未有不
蚕而衣不耕而食汝何不勤為務乎目教其種植
灌溉法其人感激改行卒為良農滁號名勝郡若西
澗瑯琊溪庶子泉醉翁醒心豐樂諸亭遺迹往而

在政暇則拉僚案觴詠其間高懷雅致不減古人每
退食小軒歛膝靜坐泊如也客至輒瀹茗清談或置
酒歡洽移日因頽其軒曰賢樂朝野名縉紳咸歌詠
之四年春考績如

京師祖餞者盈道民皆不忍捨去及書最進階徵仕
即循例復職衆復歡曰節判公復來牧我矣其見慕
於人者類此六年秋督運木植于穎上所部夫違疾
皆躬自看視給以良劑賴以存活者甚衆時兵部侍郎
盧公來董工見其施設有方衆樂為用獎諭甚至
居無何以勤勞致疾遽終於寓所縉紳士民莫不歎
歎嗟悼公坐於前元至正戊子九月九日終於
大明永樂戊子八月二十八日享年六十有一娶洪

氏夫人慎淵有儀克相家法子男二人長遂次燮俱
好學知禮足世其家遂娶永康朱氏燮娶傅氏再娶
滁陽曹氏女一人適諸暨黃潮孫男三人塢璉野女
孫一人曾孫男一人依遂聞訃自浦江來滁奉公喪
以歸偕弟燮持国子助教朱公子建所為狀泣請曰
先君子將以明年十月廿日卜葬於邑之橫山之原
以葬期迫弗獲請銘于士林之望懼先德泯焉而弗
章也敢請于下執事璉與公有同寅之好義不敢辭
乃述其狀與所嘗知者而銘之銘曰

浦江鄭氏世稱義門克敦孝友族大以蕃於維我公
性資溫粹德足範俗才足綜治有燁乎文式華其身
有美厥政克被乎民古稱循良公其無媿爰作銘詩

以勗來裔

永樂戊子冬十一月望日奉直大夫直隸涿州知州
羊城陳璉撰

故金華府稅令鄭公墓表

公諱得字仲載姓鄭氏金華浦江白麟溪人世篤孝
義冲素處士諱綺之八世孫樂全先生諱銘之第二
子公性端敏事親敬長無違禮勇於行義同母元濬
弟塗相繼早卒教育遺孤栻相至于成人九衣服飲
食冠娶必先於己子同居弟滌被會稽劉氏誣構當
就峻法公挺身代行為白其誣嘗為金華府稅課司
稅令有廉能著胡越公時鎮金華亟稱之值洞溪
兵叛持刃向公欲索所掌之印公以

國家信驗棘罵不與至被斫斷左手終不與遂投印
于井乱平以疾退休于家洪武癸酉三月二十一日
終于正寢享年六十是年十月十八日墓于松林公

生於元統甲戌三月十三日先娶姜氏不踰年而亡
再娶杜氏生二子棟懋女一枳適深溪王涵今棟刻
樹墓額請書大略于碑陰洪武二十八年歲次乙亥
冬十二月望日從姪奉議大夫

蜀府左長史一措 謹記

故封承直郎詹事府府丞鄭公墓誌銘

公諱樹字林鄂姓鄭氏其先棗陽人初遷于欽再遷
于遂安三遷至藝之浦江白麟溪其八世祖紆以孝
義著聞於子孫不夕居今已十世存家旌典稱爲義
門其世系具載譜圖及麟溪集先世孝交著于宗元
史高祖德璋宋青田縣尉曾祖大和建康路龍濟提
領祖欽號青蓮居士父渙浦江縣主簿母王氏公淳
謹有至性嗜學苦渴蚤從宋太史景濂游博通群籍
卓有才譽父邁疾躬侍湯藥衣不解帶夜則泣禱于
天疾正乃已父以弟瀛早亡無子命爲嗣事孀母黃
至孝逮卒殯斂墓祭舉無遺禮遭親母喪人謂公出
繼禮當殺公以劬勞息重卒持服三年未幾父卒服

喪亦如之為鄉邑所稱事諸父兄恭順待弟姪諸子
交愛而慈平生喜怒不形於色自號怡怡子紹紳大
夫多有詩文美之洪武中親兄相代家長執役京師
資費俱諸姻屬公能一一償之後家長復為人所誣
公代赴獄有旨命法司辦理得適歲饑家之食
口數百仰焉遂誅諸弟倡義糴粟以贍眾賴之自綜
家務踰二十裡善於區畫內外給足永樂甲午從兄
監察御史幹奏乞致仕上命舉子弟以代即以公
仲子懋應詔拜四川道監察御史後陞詹事府府
丞轉陞大理寺左寺丞欽授誥勅命遂封公如其
官秩配許封安人復封太宜人命書寵章光貴義
門未幾懋應恩歸省鄉邑以為榮公晚得氣疾竟

以是弗起元至正癸巳四月二十五生之辰也今宣
德三年十一月二十六卒之日也壽七十有六是年
十二月二十日葬白麟溪北三里珠塢之原宜人東
陽名家淋靜有儀丈夫子四長燦次即懋今陞大理
寺左寺丞又次焯次焯孫男十二聖堦嘉懿土壩塢
坪起嘉堰塢孫女琚適諸暨何宗曾孫男五似條收
佃僕曾孫女伉懋懼公潛德弗昭以公從弟柏所為
狀來請銘遂撫其實序而銘曰

允淋鄭公毓秀義門家聲烜赫學行孔醇晚受顯
封荷國厚恩以全而歸壽踰七旬珠塢之原有
崇其墳勒銘焯德百世有聞嘉議大夫通政使
司通政使羊城陳璉撰

故鄭府君仲遠墓誌銘

永樂丁亥冬十二月之十日金華鄭府君以疾卒于家享年七十有一葬其鄉方家山之原安人申氏後府君三年卒迺合塋焉葬之後又九年其孤漢川令機持其從祀

蜀府在長史致仕楷所述府君行實謂予泣拜請銘予弗獲辭按狀府君諱湜字仲遠世為浦江人自其先有諱綺者合族聚居迄今凡十有二世府君其八世孫也父諱銖元行宣政院照磨嘗巡歷浙右治廢寺錢糧明覈無所私所至僧皆作佛事為之祝壽尋遷松江稻田提領有惠愛於其民、皆德之府君時往省侍從字文子貞習舉子業其為文不待梅思一

揮輒數千言同學皆服其敏捷莫與為敵將就試會
罷科舉乃已元季兵興以父宦游遠方道路多梗與
弟沂皆素食朝夕致禱于神祇以冀親之康寧如是
者九數歲暨遭喪值天大寒旦夕彌慟擗踊徒跣人
所弗堪永嘉令趙大訥吊之憫其寒苦贈以衣屨府
君益悲泣大痛令愧謝而去為孩童時從泚母亡久
不肯食肉母夫人憐其幼強之食即涕泣曰泚母撫
淚猶子豈忍遂忘耶雖食且弗下咽也鄉黨稱焉
國朝平定之初浙東先附從兄得為金華稅使府君
往省之值苗寇作亂或勸其避去即正色毅然曰吾
兄有官守不可以去吾其可以求獨全乎且死生命
也公等毋勞深念未幾寇至府君果被創垂絕仆卧

田野間鄉人有識之者曰此義門之人也即相率昇
之至家為求醫藥得不死遂齋金帛厚謝焉待其人
以親戚之禮終其身耄棄平生操券而質直不事表
襮遇人無貴賤疏戚怡然無所忤以是人皆愛重之
好為歌詩援筆而就冲澹平易有邵康節擊壤意獨
居一室博覽經籍有所得輒筆之於冊因自號曰著
微士大夫皆稱為著微先生弟沂以禮部尚書致政
而歸府君日相與徜徉泉石間登臨觴詠盡其歡蒼
顏白髮後先相暎望之者皆以為古之二難復見今
日至是以微疾奄然而逝配申氏有淑德宗族姻戚
咸取法焉子男二人長即換以賢良徵試優等授今
官次果女一人適同邑王肅孫男三人俱熈奕女四

人只紀張賢朱鑰駱崇其婿也曾孫男三人屢廷筠
女二人皆幼嗚呼府君天性孝友負學與才雖弗克
施而得以優悠太平之世壽考令終可謂純德之君
子矣烏可無銘以示後世銘曰

維孝與友性所敦學積行脩資粹溫義門之裔矩矱
存體魄既安方家原其配終之同安電勃茲貞珉示
後昆慶衍澤流綿子孫翰林侍 讀學士奉訓大夫
兼脩 國史廬陵曾棨撰

大明故資善大夫禮部尚書鄭公神道碑銘有序
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致仕鄭公既歿之四年其子杓
不遠萬里來成都泣告其兄將仕佐郎 蜀府教授
楷曰先人棄諸孤幸遂禮葬墓上之石未有刻辭
吾兄為述事狀使杓請銘於長史明公得以昭示不
朽則存歿銜感于無窮狀既成來請于雖不能文寧
不為公而少陳乎按狀公諱沂字仲與姓鄭氏金華
浦江感德鄉仁義里白麟溪人也鄭氏出周之諸姬
至杓公友始受封于鄭子孫因以為氏宋時有諱凝
道者為歙縣令因家焉縣令子諱自備殿中侍御史
又遷嚴之遂安侍御史之孫遂陽府君諱淮靖康歲
侵鬻產千餘畝以活飢民復自遂安遷浦江白麟溪

由是世居焉遂陽之孫冲素處士諱綺上書代父受
罪保抱病母三十年不怠擗子孫不分財異業會為
義門第一世而公之七世祖也曾祖宋青田縣尉諱
德璋與兄龍游縣丞諱德珪友愛尤篤青田嘗被誣
構龍游代死維陽獄事具史傳祖諱文厚母早亡事
世母如嫡母攻瘍醫施藥不受償父諱銖字秀平元
行宣政院照磨稱為廉吏嘗與兄青連居士欽營田
二千畝建嘉禮庄以資義居婚嫁費公始生之日家
長貞和府君初立旌表義門碑石鄉先生待制紳公
率諸耆碩咸來落成而公乃生柳公舉酒賀曰爾子
他日必帶顯名門公自幼性聰敏父久游京師母
吳夫人必母勞夫人愛而知教年甫加冠父歸日嘗

所未幾以病卒公與兄淚哀號擗踊水漿不入口者
三日時方嚴寒袒跣含斂率由禮制執友永新尹趙
大訥哭吊自取草屨奉之公與兄俯伏慟哭辭謝不
受越五年二母相繼歿哀毀幾至傷生公於兄弟行
最幼諸兄二十四人事之如嚴父不命之坐不敢坐
凡有任使趨赴不敢後故諸兄尤愛之至於事上承
下謁然情誼相孚性好施與常製善藥以濟人夜半
有求者即起與之鄉氏常患瘡痢厲氣相染至不敢
往來公每旦親臨其門散與藥食歲丁大旱鄰族有
飢餓者公煮渫糜日周給之公讀書涉獵經史約通
大義不滯詞章之習至老不釋卷 國初天兵下浙
東南定金華選戶家子弟為參隨舍人大將軍取衢

處溫台等州公居行間著能聲既而還 京師仍
命歸鄉里洪武二十五年 宣召義門子弟年三十
已上者至 御前選擇備用公其一焉三十年又徵
取大姓賢能者授以重任吏部引奏 上特召公詣
前 語曰爾家大孝大義愛世同居前朝雖嘗仕宦
我今使汝大貴 御筆親除公為禮部尚書公夙夜
祇畏恪恭乃職同寅協和有如兄弟于時新草大理
寺 命各部官會同審囚公再三詳讞無一人枉濫
三十一年正月 郊祭前期命公焚諛城隍時天大
雨禮畢雨忍止夜半登壇月明星朗大禮慶成 天
顏喜甚未幾奉 旨往山西祭 晉恭王五月還朝
太祖疾大漸既而賓天公典喪整禮畢即引年致事

東歸永樂二年

今上皇帝思念舊臣復 召公授以前職惟事二月
閏公力衰不煩以政 特製誥命賜歸在世傳孝父
天稟忠淳之語四年 朝廷聿新禮樂備永樂大典
訪求天下圖書公與姪監察御史翰以義門家藏書
藉及龍吟雅友二琴上 進象 賜白金百兩寶鈔
千二百錠文綺四端有副次年入朝又月賜白金五
十兩寶鈔四百錠文綺二端有副是皆 異數之恩
也六年鄉人誣告義門私軍器 朝廷遣官搜索一
無所有止有舊用紅漆器尚存以此罪坐家長家長
瀕當之公詣前請曰家長乃某之兄皆毫無聞知某
嘗為禮官不能家衆謹遵 國法罪坐某兄弟爭赴

再三事聞于 朝未幾例蒙 恩宥仍賜冠帶還家
八年 大駕巡北京召致仕老臣至南京隨會同館
待以優禮五日一朝 東宮公嘗為領袖 駕還錫
燕東歸十年二月公忽得氣疾決旬一日呼二子為
槃來前曰吾仰賴

天子寵光祖宗德澤白衣授以尚書今年踰七十以
疾終于正寢卒莫大焉爾等當一心向公力行義事
以圖報効言畢忽風雨大作頃焉風靜雨止公備然
而逝是月十四日戌時也墓于松溪靈鷲山之原公
生于至元戊寅十月十三日戌時享年七十又五娶
東陽昭仁許氏諱婉字順正前公二十一年卒與公
同祀子男二長即請銘者次日無告其繼志孫男

三炷顯焜孫女三娣適東陽許本奕達工部尚書湖
州嚴振直長孫庭桂昇適工部次孫庭蘭善嘗聞之
聲張公藝九世同居義則義矣問其睦族之道不過
能忍而已未若鄭門孝義而致子孫之貴顯也宋故
相李昉家同居共爨能守先法義則義矣攷其規摹
不過分命子弟掌其事而已未若鄭門孝義而使子
孫之久長也天之報施昌大其後者其在公歟追思
昔嘗與公 于南宮一見之頃雖若故交使予如飲
醇醪不覺日醉今乃竊其事跡杳然於空江落木之
間想其音容步履宛然如在目前感愴哀多予雖不
能文寧不為公而以陳乎俾相持歸刻諸墓石九泉
之下必以予文為知己之言故不辭而為之銘曰

鄭族之先系出姬氏再遷江南因家以仕孝義之興
肇自遠祖代死活民焉知險阻歷世而下鄒魯同風
積德既厚迺及于公公之徽降嘉應在先適立義碑
事豈偶然公性醇敏篤於孝悌愛親敬兄始終一致
暨夫后喪哀毀踰禮為所難能終情曷己人有疾者
若已之疾早夜臨視施藥施食人有飢者若已之飢
淖糜以救周給得宜矧閱經史弗溺章句協助天兵
能聲益著才望過人 召至玉除特蒙 聖恩擢任
禮閣恪承厥我君子趨之義門貴顯君子羨之奉
命讞獄人稱平正事無寬滯惟公勤政再師百僚宸
翰特頒受 恩兩朝金縢 賜還雖樂田園攄赤懷
志豈意家廷蹇坎一逢鄉閭誣搆家事任長公請代

門孔融遺響聖衷懷老復召于京再蒙儀曹垂念老
成循例東歸得正而斃生祭死哀其孰能繼松溪之
詩靈鷲之原勒諸貞珉昭示子孫奉議大夫 蜀府
左長史大梁明善撰

故兄仲昭墓誌銘

公諱漢字仲昭鄭為氏八歲入學性遲靜授一書
天將明立於外庭對曙色讀之數百過然久而弗
忘年十二緣通語孟大義即出理家務與 文換債
泉必多得其贏種植勤於時收必倍率畜 其性
自致蕃息凡公所為事必過多於人幼食 母慈
常擇美肉與之公讓弗敢食又恐貽母怒 則急
去之也母喪時年十五哭逾於禮每侍 歎容

正立父疾假寐坐必俟覺而後退色之富
聞公行以孫女歸公而以女妻洪之富
威冠之華靡公廁其間惟淡素是御趙則
而特公嘗侍於從父有梨數十忽
疑公將去因詰公公弗能辨迺讓至再三亦不
色數日後從父謂曰梨迺汝弟取以奉毋飛汝之
伯父青棟君命收楮幣一萬二千五百婚漸取去用
訖一日再索公應已盡奉還青棟怒曰尚欠二千五
百錢汝必他用合償我乎公難自白後愈責償急公
端一語兩月後忽召公曰吾以二千五百錢
為一束而有零者兩束共一萬二千五百婚俱以束
數求婚數吾之過也公始得謝而退於是皆謂公有

溪後

德量公敬以事長雖處危疑略無肆慢之容愛以臨
下雖當戒飭未嘗聞有訶叱之聲居嘗恂恂如不能
言雖族屬之蕃姻親之眾僕隸鄉鄰之跋扈之皆得
其歡心故內外上下之無有間言者公生於延祐
戊午得年五十有八一日晨起衣裳甚儉欲臥復忽
眩暈遂復就枕但見忽之出入有轂凌更而卒嗚呼
痛哉時洪武乙卯八月十有八日也公妻趙氏子男
五人楨棧榦樞模女二人長適蔣昭次適吳濟孫男
燾燿炎樵煥瑩銘曰
噫嘻我公人之行或善雖學之
不善雖學之深賢孰謂然噫嘻我公
天行而至之歸乎全噫嘻我公温州府經歷弟沐謹

行

故徵事郎翰林檢討鄭公壘誌

公諱崇字叔美浦江義門之九世孫也曾祖諱文泰
隱德不耀祖諱鉉元封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
都事父諱泳元承務郎温州路總管府經歷公自幼
穎敏不凡讀書過目輒知其要未成童通貫經史從
宋太史習古史詞下筆辯論出衆意表弱冠著金史
評元史評尤精究於筆削洪武間省叔庶子公入
京大臣欲薦留之辭歸養親永樂初 朝廷纂脩永
樂大典名天下碩儒禮部尚書李公至網舉入書館
書完充試吏部凡二千人公為三試作文第一除脩
職佐郎翰林院典籍掌文淵閣祕書未幾 賜還祭
祖回 朝尋命進講春官敷陳 稱旨眷遇特殊時

皇太子監國嘗命代祀先聖朝士榮之求文者踵門
應酬無虛日考滿陞徽事郎翰林院檢討復掌文淵
閣事後扈駕至北京適有風疾遂謝事而歸

仁宗即位朝覲京師燕養優渥朝列奏留同脩實錄
忽因目疾上特賜本官致仕給傳還家歸隱歷山

先榮兆次著書詠吟雖老不輟有文二十卷名道山
集所著有經筵錄金史評元史評宣德四年五月忽

患脾泄於是月二十八日終于正寢享年六十有九
也悲我杰與公生同郡官同寅出入禁闥二十餘

年又同歸老時以觴詠為娛今公之亡其悲痛為何
如我公娶同邑吳氏諱懿字貴德元榮祿大夫集賢

大學士直方之孫監丞大同之女婦道甚脩生三十

長曰煥次日恆皆先公而卒幼曰述女三人長曰煥
適諸暨楊軾次灼適諸暨黃蒙次寧歸杰之弟于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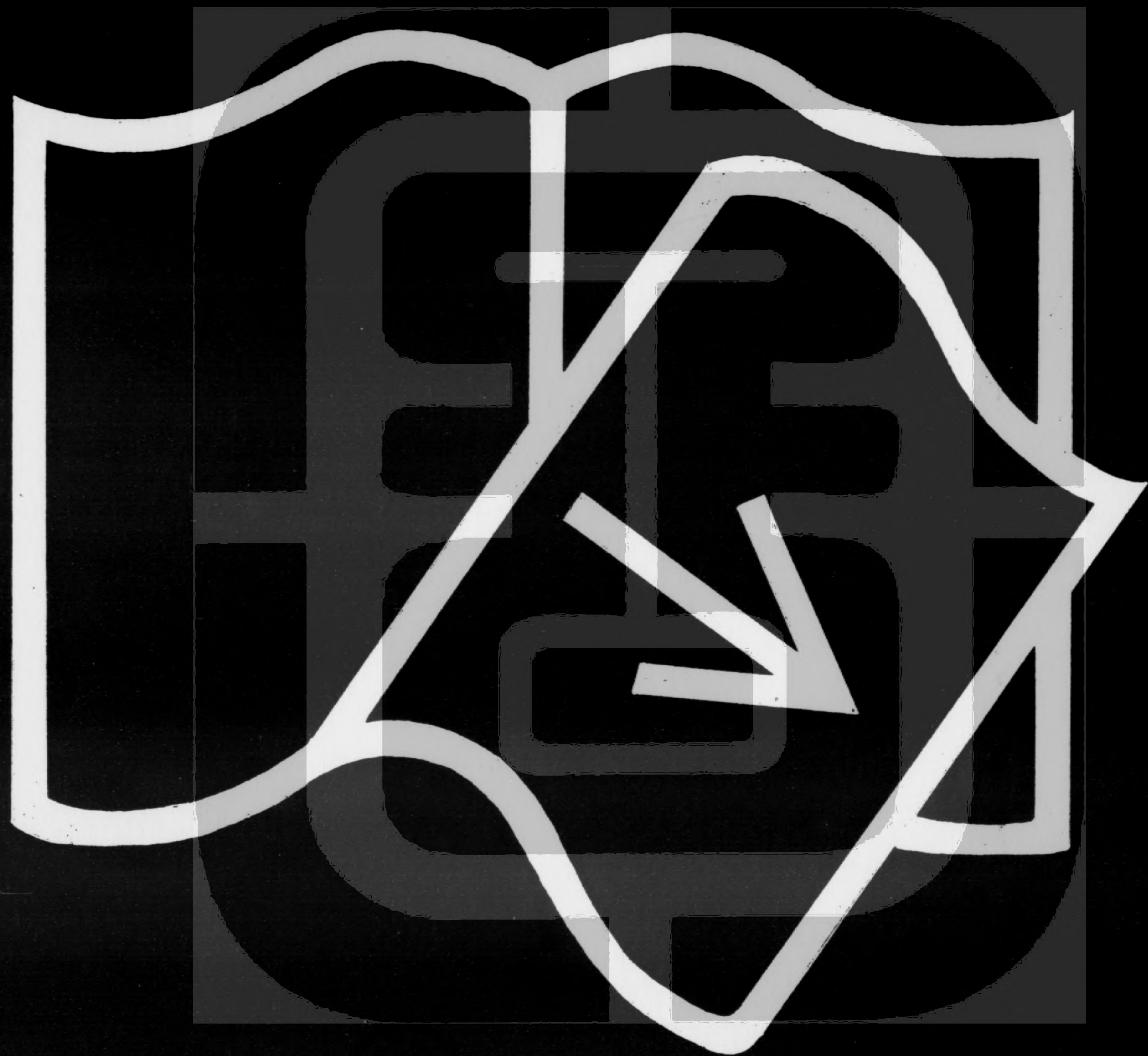
璉今子述將以是年十二月十又八日奉公之柩歸
窆於邑之嘉興鄉石斛山之原吳氏先八年而卒

窆於是述以壙誌為請於余遂收淚而書之時
宣德四年歲次己酉冬十二月朔翰林典藉致仕金

華王杰誌

明故義門鄭處士墓銘

浦江義門鄭氏予累世通家者也若長史鄭公楷清
逸鄭公柏於吾先人博士府君尤為莫逆交予自扶
先人喪歸故里每歲必一謁二公於麟溪之上二公
聞予至則倒屣出迎執手上堂叙舊故驩洽甚一日



P72

諸子姪侍側獨有名旭字允初者乃出而再拜含哀
請曰不肖孤生六歲不幸先君為鄉里誣累卒于南
陵于時少稚無知識不能乞銘於立言君子洎長聞
吾母氏云先君質甚厚貌甚莊其心坦率其行端方
處閨門處鄉曲皆嚴謹又聞諸伯叔父云先君治家
尚節儉待人重然諾聞義則服遇事果敢為之因鄉
鄰佃戶之租多不一乃分任六控協謀復所侵田產
若十畝禁採山林一墓徵索逋負家道頽之復裕平
一居聞人有急難即一而捍蔽弗少避鄉閭多德之其
疾惡如仇讎里中一有衡行者必欲去之然後已不
肖孤之所聞僅如此痛恨不能知其歷履之悉也苟
此時不求先生為銘追納于壤又懼併此所聞湮沒

他日何以見先君於地下邪旭請之數數而二公亦
促之予不得以無辭按狀處士諱棟字尉任高祖
諱璋乃冲素處士一孫任青田縣尉曾祖文轟祖
銘皆諱闕其書者仲一任金華府稅令其先自冲素
而下皆同居大費以孝義聞天下處士生於元至正
二十二年三月二十日卒於永樂六年四月二日享
年四十有五先娶張氏繼娶姚氏子男子二長即旭
能幹蠱有聲鄉邦次曰晏早卒子女子一適柳溪傅
銘孫男四人曰瓌曰珣曰璜曰璽卒後之十月望日
葬于本里松林山下禮也予於是序而繫之銘曰
其生也有裨于世其卒也稱之不巳嗚呼彼蒼蒼者
雖留其身將以豐其後之人

正統四年歲在己未六月一日白傷士徐對豐撰

故節孝處士諱燾字允誠墓誌銘

浦江鄭氏義門有勁節純孝之士諱燾字允誠儒林
親友咸謂其實為義門賢良卓立之士也名重於當
時者可知之矣生於洪武庚戌九月二十七日卒於
永樂丙申六月二十日享年四十又七卜校家赴硃
塢原遂葬之當時士類畢集吊哭相與考德謂其上
書代父受刑臨險而不改其節殉身而薦盡其孝遂
私謚為節孝處士既葬五十年其幼子埤謁予奉其
事狀且泣且言先人墓石尚無碑刻幾欲乞銘于立
言大君子柰何身寡不能自立既長而母久嬰
心疾保抱弗遑由是因循既久罪莫大焉仍若不勒
于石則將何顏以廁名于儒林之末竊惟大人先生

歷仕于朝掌司天下之文藝視吾鄭氏之蹟知之悉
詳願乞一言以誌之嗚呼予蒙恩例賜歸祭省奚暇
事於筆硯然樂道人之善烏得以不文為辭按狀鄭
氏出自滎陽三遷至於浦江蓋其先世先德歷々昭
著自有名公柳文肅公景濂宋公輩載諸史冊炳若
日星茲不復贅處士高祖諱文泰字達卿剛果敏惠
全活饑歲之民者衆曾祖諱鉉字夢貞江浙行省都
事祖諱漢字仲昭恢弘識量立綱陳紀益振義家父
諱幹字叔恭今文林郎湖廣道監察御史繩愆糾謬
于朝端激濁揚清於憲府嘗採訪甌閩奏蠲珠于南
海豐功盛烈見重當世賜勅書以致仕頒內帑以
優老掌維家政同煬數千指一錢尺帛不入於私後

卒於慶士十年慶士質備簡髯石砥落敏學尤長於詩
憫筑窘則週恤遇紛爭則排解幹盡克家扶樹義門
田園樹藝莫不親理暇日猶與兄弟賡唱田園雜興
之詩樹桑二千以給家衆之水嘗謂曰諸葛武侯自
謂成都有桑八百株子孫衣食自有餘饒今吾之樹
不為少矣父任霜臺執法與察有忤永樂戊子有奸
吏誣遊朋黨于別道御史累坐刑憲解繫破山處士
即扣地號是逕赴登聞鼓下上書願以身代父刑特
蒙念宥與弟樵更相寧省痛父在任淒涼每一侍省
即解新製之衣以易父之垢弊事親之道至矣朝臣
見慶士耿介孝行咸謂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屢欲
薦仕當時選例嚴峻父子無同朝之宦辭不就侍父

歸田躬盡孝道未幾輒因前雪父累樹風沐雨於鋒鏑之下歷涉艱危積憤發背而卒前娶曹氏早亡繼配方氏即仙華碩儒方鳳之姪孫女也諱惠字守良慈惠孝敬母儀壺範二族交稱後卒於慶士四十五年堅持貞節義儲乏給畫解釵環以給食教子畧無吝容生於洪武丁巳六月二十四日患心氣痛愆九年埋柩調湯藥弗懈卒於天順庚辰五月十三日享年八十又四男四人城早亡墻塋埋男四人倚衍條暹曾孫男宗博宗綱宗紀宗振其來未艾也嗚呼慶士之奇才銳志惜乎弗獲一施用矣後生晚學徒想遺德爭欲蹈其矩矱則不復日拜以為憾矣茲為乃易名為節孝銘以昭之銘曰

有烈丈夫存仁正誼即之氣溫聽其言厲父連誣讎上書代刑以生易死不避斧斤義追于前德昭厥後刻辭貞珉期為不朽

朝列大夫國子祭酒紹興司馬恂撰

明故正義慶士鄭君行狀

慶士諱旭字允初姓鄭氏其先滎陽人有諱凝道者為歙縣令初還于歙凝道子殿中侍御史自牖拜還于睦之遂安自牖子秘閣校理安仁安仁子淮三還于浦江之麟溪樂善好施人稱其鄉曰仁義里淮之孫綺乾道中賜號冲素慶士綺生聞生運生政號藍山逸民政生德璋為青田縣尉慶士五世祖也自冲素孝義著聞教子孫同居共爨者今十世餘矣

宋元屢加旌典逮我 國朝御書孝義家三大字
表其第天下之人識與不識者皆稱為義門鄭氏其
事具載歷代史傳高祖文惠皇帝祖銘祖得金華府稅
令父棟嫡母張母姚處士生六歲失怙稍長克盡孝
敬祖母杜垂白于堂左右奉養不少違泊事母氏尤
得其驩心凡持已齊家之道一遵祖訓應酬人事又
動皆以禮自家長以下皆賢之時諸父檢討崇長史
楷皆致政歸于家謂處士處心正大宜主財穀乃以
倉庾委之處士出納唯謹家用賴之以足正統間處
寇犯其家掠資財壞室廬家用一厄既而寇退其家
長進子姓告曰孰能為我復舊業以奠我一家長幼
者乎處士應曰吾能為之於是挺然出而脩舉廢墜

俾一門數十指復得其所景泰初家之眉壽堂歲久
頽圯乃協謀備之僉謂非處士莫能又命為之不兩
月燦然一新七科之胥慶者皆播諸歌詠天順己卯
冬家人弗戒于火處士籲天泣曰寧禍吾身願無及
家廟火遂熄既而火復作家廟與有序堂師儉廳歸
然獨存人謂處士孝誠所感也至是族人居無所皆
傍徨散處於外處士乃欲扶植百計經營之惟恐先
業墜地乃於每月朔望會饌有序堂仍舉家規行之
毋替處士平居教子弟必諄以義方子弟於公私
事必必白處士而後行家庭之間秩如也至於畜僕
媪以慈愛而蒞之以莊為鄉鄰排難解紛尤明白直
諒或有聚訟者處士一言之頃能使之怨釋忿消注

往有擗爭者不直于官而唯處士之言是直凡貧細
民粟遇歲大侵則不責其償其間有復稱積者亦無
所吝里中有病瘵者屢躬惠湯藥回其生嘗造棺
槨以葬人之不能葬者幾百人娶人之不能娶者二
十數人藩臬重臣洎郡邑大夫聞其為人無有式其
廬者或咨詢其民瘼處士從容款接之餘直以其利
病為告弗隱其存心愛物類如此故人之德之者無
間內外云天順甲申春感傷寒疾弗起當屬續時頤
謂諸子曰吾家詩書禮義之澤垂三百年于茲汝輩
能復祖基堂宇守清白以充吾宗吾瞑目九原矣言
畢而逝二月七日也生洪武辛巳十一月三十日享
年六十有四是歲十二月六日祔葬于本里松林裡

送之右配陳氏婦道毋儀表率閭閻男四曰瓌曰珮
曰琬皆克家曰璽業儒為太學生女一適太學生同
邑戴廷用孫男七青慶登鎬鏗錡鈇孫女三長適東
陽李鎰次適同邑戴璠又次多在室處士為人狀貌
瑰偉襟懷豁達善於記誦古今墳典與夫賢哲詩文
過目不忘與人辯論上下皆有據證其平生立心制
行之中流一砥柱也使其得用於時其事功之建必有
過於人者顧乃齟齬弗耀其見於施為者但及於一
家一里而弗及於天下此知處士者不能不為之惜
也歿之時姻婭黑里聞皆嗟涕淚以為失所倚仗鄉
先生合其族之賢而文者相與考德易名乃私謚為

正義處士禮也又明年其男璽謂其友王汶曰吾不
肖未能立身行道以顯揚先人其潛德懿行深懼日
漸淪沒幸為我接其行實以圖不朽之託汝與鄭氏
世有親交之好處士平生操履言行寔知之故不敢
以不文辭乃併叙其世系聖生卒之詳如右庸俟世
之述作君子庶幾取徵而論撰焉昔
成化二年歲次丙戌十二月朔日同郡王汝謹狀

明故正義處士墓誌銘

己丑歲予舉進士不第識烏傷王允達于國學予問
允達嘗所友者則首以浦江鄭仕信對且曰仕信以
國子生家屈且來矣其年冬予與允達偶出步于真
珠溪之澗見有騎而後兩僕來者允達遙指而笑曰

此非吾所謂鄭仕信耶趨而迎之果然仕信亦止騎
從拂黃埃須眉間執允達手語道上予亦願見仕信
者見之一如平生勸自是予三人者交好甚誦習暇
輒相過後坐如鼎足然它日仕信獨過予視其色若
有隱憂者私恠之而難乎問有頃始起而言曰璽之
父之棄諸孤歲星八周矣當下窆時墓石且礮而求
其執筆者不得吾兄弟私計之以為寧緩勿苟恐為
吾父羞茲璽獲授分於子子能忘情於璽乎則應曰
君之願銘其尊人意蓋在文筆也予念東嶽時即嘗
讀麟溪集、問他文詞之載弗暇論如冲素府君之
墓晏朝請銘藍山府君之墓太承事銘青田府君之
葬黃文獻銘奉議君貞孝處士則歐易文公宋太史

必皆有銘頌予何人而使與於斯恐不獨羞尊人且
慙為諸先哲羞予方苦辭仕信耳若無聞而首已至
地矣予曰無已取事狀視遂出諸袖中蓋先達所製
也予歎讀一過曰君家規百餘條先君子勤率與
之合可謂賢子弟矣然在鄭氏則常日事也奚庸書
至飯飢殞死要貧九數十事可謂長者矣然亦鄭氏
常事也又奚庸書其非常事者惟曰正統間有寇難
寇退能修復舊業完其家者可書又曰天順初火起
于家以家廟燬天而熄及火復作廟卒無恙可書以
二者可書惜予文筆踈陋不能昭之聞之也若夫鄭
自冲素以下世德焯然史于國志于郡乘于家者
甚備又不假書雖然君必欲書之敢弗書乃書曰

明故正義處士諱旭字允初曰正義者鄉之易名鄭
本出滎陽累遷至浦江之白麟溪天下所謂義門者
也曾祖銘祖得金華稅令父棟嫡母張母姚處士娶
于陳生四男瓌珣璉璽一女適國子生戴廷用男孫
七曾慶懋錫鏗鏞女孫三其二適李鑣戴璠其一
尚秀處士卒於天順甲申五月七日春秋六十有四
以歲之十二月六日葬其邑松林先塋之右是為銘

長洲吳寬撰
翰林修撰

故鄭處士諱樵字允荷墓誌銘

予以衰憊解組歸田適義門二子竣地偕謁於予且
泣且言先人銘誌尚無文辭愿乞一言以書梗槩則
存沒無憾焉乃奉其事狀來請蓋其華裔嘉猷昭彰

史冊奚待愚言而復識之按狀公諱樵字允荷姓鄭氏高祖諱文泰字達卿元之提領曾祖諱鉉字彥貞封後事郎江浙行省都事祖漢字仲昭父諱翰字林恭今湖廣道監察御史公自幼志銳學優讀書洒掃應對言論人咸稱若懸河童非輒善成詩及長克家幹盡義聚事蕃動輒皆命公出入無不愜於諸導之意性雖剛果而志慮寬和與兄燾二人友愛尤篤未嘗有一言齟齬父官憲臺執法清慎與兄更相寧省永樂戊子父為察案誣連兄白于京時母終于家公乃治喪哀毀逾禮父致仕歸田公以贖備甘旨奉養省儉寒溫不怠

太宗文皇帝巡狩北京至永樂戊戌侍父朝賀列

咸謂公循雅飭備辭楚志銳才優俱欲薦公時公答以父老養無有次俯伏懇辭侍父為家長掌政一十二年父沒公治喪禮祭歛殯葬禮畢公六疾卒生於洪武癸丑九月十四日卒於宣德戊申六月十四日享年五十又六卜於宣德己酉十月二十日葬於金山之上娶金氏諱婉乃東陽大姓也敏惠內助多能教子有方生於洪武辛亥四月十九日卒於天順丁丑七月廿二日後沒於公三十年享年八十有七合葬於金山子三人曰壯曰竣曰地孫男九人健儔倭倜裘伯佖侶儀曾孫宗京宗慶宗華宗懋宗英宗盈宗高宗和宗堅宗斌宗進宗宣宗迺宗魁宗教宗宗權宗堂宗博宗悠宗禧宗奇玄孫元

身元章元謹元圭元珎噫嘻公之志行才節足可垂
傳以為後之表儀諱不施用韜晦于祿宜以銘之銘
曰
維孝維友以振義門是繩是準以律厥身父官風憲
執法清純往來寧省候彼寒溫懷才不展蓄德日新
煙霞泉石養高遺坐令聞令望又何魏乎古之人
韓府紀善同邑市車 灝撰

故義門安素鄭府君墓誌銘

公諱遂字季資別號安素姓鄭氏之山陰陽其遷于
歙于睦者則魏白麟之後始自睦遷發之浦江者又
自淮兄弟始至冲素處士始合族而居焉行孝義宋
元旌其家繼之承之代有顯者於是義門之名著聞
海內公高祖大和龍濟稅務提領曾祖欽號青檀居
士祖渙浦江三泮父桐字叔成滁州州判妣洪氏安
人公在娠七月而生有至性聰敏過人初宋太史謙
道東明山房義門諸先輩多從其學公時未弱冠已
善筆札太史有所著述即命謄寫歷之可觀太史深
加器重親炙薰陶既久學問詞章見稱于人洪武中
家被誣構有人為役死于獄者例當補役衆難其行

叔成公奮然當之時工程嚴急費用不貲公夙夜憂
惶寢食俱廢竭力營辦資金供應工類以完公得釋
歸其同役工弗及程者後皆謫戍遠左人多君父子
勇於義及公膺薦授滁州判之任與安人俱君歲時
覲省甘旨之奉啖省之禮極乎孝誠二親怡然安之
郡人士咸喟喟嘆曰此真義門子弟也後公督役卒
于穎上公聞訃哀慟幾絕乃不遠二千里匍匐奉柩
歸葬終三年之喪不御酒肉七年奉養安人猶謹後
安人以壽終其執喪亦視公焉人多其孝佐理家政
勤謹公庶接人待物咸適宜宗族鄉黨無不敬愛
蜀獻王聞其賢欲具

奏舉用竟以疾辭非古所謂為行君子者歟生於元

至正丙午六月二十八日宣德癸丑六月十四日與
親交笑談歡飲歸卧榻上無疾而卒壽六十有六配
朱氏有淑德先卒葬橫山之原至是與之同兆而葬
丈夫子一曰塢孫男一曰儂女孫一曰憚適黃景文
塢痛惟潛德弗昭乃具行實求徵銘予記永樂初由
國子助教出知滁州與公為同寅焉通家之好素重
君為人今有塢之請焉得以不腆之文辭乎輒序其
家世之感與君行義之懿而係以銘之曰

繫鄭之先以國為氏支分派析縣延弗替有曰白
麟肇迹于魏欽睦之宗亦皆其裔載遷浦江自淮
兄弟冲素挺生學行純懿合族而居力行孝悌號
曰義門旌典荐至有蕃孫曾食指千計或業詩書

或膺祿位衣冠雖聯克昌克熾卓哉安素所稟尤
異焉守天經復通文藝極親于艱人高其義力佐
厥家有光先世橫山之原松檟蒼翠佳城孔固風
氣彼茲銘昭其潛辭亦無媿

嘉議大夫通政使司通政使羊誠陳 璉 撰

故鄭慶士諱遯字允鵬墓誌銘

士之處世雖顯融隱晦不一其生有操節文德著稱
者雖身沒之後猶不可隱其德而掩其名則傳誦垂
譽於無窮其宜然也一日義門鄭氏之子邦奉狀謁
予而言泣曰先人墓石尚無銘刻敢請誌之按狀公
諱遯字允鵬曾祖諱鉉元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
司都事祖諱泳元承務郎温州路總管府經歷父諱
崇今翰林院檢討公文種有傳聰敏讀書未常有怠
詞章與旨宏博深粹侍父宦遊白下誦學當時諸名
公詩思德業日就月將及父掛冠侍老歸林義規遺
範恪守不違事親之道養生喪死咸盡儀禮哀痛感
衷世事不閑乃廬於墓側樂道著書性嗜清淡常遊

山水之間乃習於郭景純之地理猶善吟詠不輒長
篇樂府格調布置豪邁飄逸人咸慕之一日忽染疾
屬甚乃命二子諭曰吾生為義門之子孫謹守家法
五十七年跼步不敢罔違死無愧矣汝當踵武庶幾
可也言畢瞑目而逝生於洪武辛巳十二月二十日
卯時卒於天順丁丑四月十三日辰時享年五十又
七也遂瘞於厥祖經歷公之墓側乃嘉興鄉獅岡之
源娶朱氏婦道孔閑後公一十二年而卒子男二八
曰邽曰封女一人曰琇適本邑朱潛孫男曰規曰保
其未已也嗚呼公之生也視功名之利祿若一羽之
輕勵勁節之與貞 標誠終身之謀宜以銘之銘曰
卓哉隱君志行孔純博通子史窮究典墳家訓為規

禮義為矩弗辱弗榮無譽無毀詩吟白雪訣秘青囊
佳山勝地遨遊倘伴鶴路雲程探尋丹壑翰林文種
萍蓬益振予雖無文搗辭不誣書諸墓銘不亦善夫
江西廣信府玉山縣丞同鄉潘家江

明故孝敏居士墓誌銘

浦江冲素鄭處士十一世孫曰珣字士球成化甲辰
十一月初九日以疾卒於家越明年其弟士信持其
後姪保之狀來京師請銘其墓石以是年十二月初
八日葬於松林先塋之右士信適除上猶縣知縣以
行屢役之子交好士信已久辭不獲乃序而銘之曰
盛興兼理也亦存乎其人鄭氏世系之盛載之史冊
與名公鉅筆者冠絕古今無庸復書獨士球之沒可
慨也天順間義門當諸老淪謝之際厄於火其世伐
所蓄譜牒文籍并其板刻蕩然殆盡鄭氏漸衰矣士
球承其先人正義處士之志以身率其仲脩建室堂
重刊鱗溪集兀所廢墜者無不殫心力而為之使先

世之規模依然復存與諸大家頡頏不替嗚呼使士
球無恙由茲已往必至大盛如宋元間也若正義個
個好交四方名士則極力營辦大稱厥志事其母陳
委曲承顏歡然適意踰八十終處兄弟之憂甚和
津津間眉睫一不合義則顰蹙不安無苟後之至其
給親交醫疾病周貧乏雖至再至三不厭有以產業
售者必詢其願雖過直不計而不顧者不強取也此
皆常人之所難而義門子孫所宜有者獨慨其享壽
不遐而未見其盛也士球天性更通敏未弱冠即能
幹蠱公私應酬不勞而辦識者已知其有過人之才
况平生沉靜寬厚或遭毀侮處之無怒色人以是德
之卒之日遠近吊哭者必盡哀足相接於門者累月

於是相與議曰其孝其敏如此會易其名曰孝敏居
士享年五十有九曾大父仲載金華稅令大父赫任
配王氏先卒子男二曰懋正出口錢側出也女適戴
璠孫男二宗錦宗釗孫女二銘曰孝也其宜敏也其
賢默者復還維其補之氣者復振維其賴之嗚呼孝
敏而止於斯

賜進士出身兵科給事中前翰林庶吉士長洲陳璠
撰

故承事郎江西上猶知縣鄭君墓誌銘

嗚呼天下莫不知義門鄭氏在昔之盛而鄭氏之彥
有為承事郎江西上猶知縣曰仕信者予獨知其可
復在昔之盛者乎仕信剛明敏達慷慨有為其出用

于世尚惠澤被于民使其異日休魁而主家政夫豈不能整肅祖宗之家法邪胡為抵上猶甫半載即罹瘴卒于官嗚呼痛哉卒乃成化丙午九月十日上距所生宣德乙卯十二月九日得年五十有二有司檄官船載其柩以歸乃卜明年丁未十一月初三日塋于本里松林山先塋之側其子鏞持從兄侃所造狀先期徵予銘予念自始壯交仕信至垂老契誼之密終始一致平生歷履無不知者銘豈予之可辭哉按狀仕信諱璽乃宋冲素處士綺之十一世孫別號存誠仕信蓋字也曾大父得為金華府統令大父棟父旭皆歸闕弗售仕信自少岐嶷不凡甫成童即為邑庠弟子員攻舉子業既長三挾龍經與兩浙士角勝

場屋凡接其言談舉止之不失繩墨者靡不曰素門之子弟如此庸非浸灌禮義有素耶天順癸未提學副使張公和一見其所製文詞即愛重焉俾郡邑貢于春官春官鄉合天下郡試于

內廷仕信占優等旁有為文寒澁者即代為之出而持白金以薦乃峻却曰子以吾為何人哉彼乃愧感而去尋丁外艱閱三載始遊南雍與令諭德吳君實同處廣業堂仕信能敬事之以講求所未至時六館後進有班錢之奉仕信亦謝弗取禮部尚書周公洪謨前為大司成亦重仕信之行誼每進而問其居家四禮既而歷政大理聽選銓曹皆小心慎密為達官所禮貌寓比都餘二載惟儼一室以居閉門閱經史

足不妄踏勢要門當冢宰掄選除授初置仕信前列
或疑其鼻赤嗜飲乃稍移于後及授知湖廣安化縣
之

命已下大冢宰始知其為人又不勝悔其自失安化
僻處萬山中地瘠民囂賦稅積年逋負仕信既下車
首勸富者代完其賦稅招逋移者復業勸其開墾耕
耘而蠲其役興學校前強暴備舉廢墜不數月其化
遂行邑有訟結祖者曾殺人而賂于上下歷八縣令
莫能決仕信廉知其沈寔水底乃得其情置于法有
誦其者家多子姓當補戍于遠乃以再醮婦所遺腹
子代之官司莫辨其詐者二十載仕信薨則召此婦
詰其再嫁月日僅閱五月而此子生蕭始服其明莫

誰何政聲聞于遠近凡隣邑疑獄舉移仕信處之而
手不當幾撫重臣知其才堪繁劇特請于

上改治臣邑而母氏陳之訃音至矣既奔喪上道民

多遮道乞留及歸移文問安者無歲無之成化乙巳

除服上吏部改任江西上猶及之上猶其廉公仁恕

一如安化而斟酌變通又隨其土俗其間狡猾者仕

信不苛不縱乃發其奸一二而民即畏之方欲盡展

所抱負俾是邑大治而天乃降罰矣吏民士夫舉庸

其亡及柩歸麟溪闔族長釋輿凡親黨故交又皆迎

于數十里外撫棺長慟嗚呼何任信之得人人有若

是哉仕信事父母能孝在安化時母氏已八十餘每

舉一級饌則思其所愛為之泣下見義能勇為事無

難易巨細皆應之弗畏縮但性頗峭直或逆其意輒
變顏面俄頃遂解怒亦弗少留凡與四方交往樂親
勝已者語言一投則吐露底裏無隱諱或景慕其先
過其門疑洽極有精每極族里患難且周其急曰念
家遭寇火未復其堂寢合爨當歸自安化即曰其所
餘俸金若干錠于家長以備造門廡蓋欲日漸整治
以復其舊焉初娶政內鄉虞氏繼禮溪陳氏可表其
閨門者男女山入皆陳氏出男文長者即懿次日鍊
又次日銛同卒于宦邸女曰壯許適東陽昭仁許儲
嗚呼若仕信之可書者尚不止此惜于無文不能發
所欲言抑豈無秉椽筆者為之大書以表諸墓哉姑
序此輟之銘納諸幽宮銘曰

卓哉鄭氏麟溪濱一門尚義天下聞十葉以後蕃
仍雲獨推仕信澄清芬泮水壁雍膏每焚出宰山
邑才不群剴明濟以清慎勤臨民听訟黑白分抑
強扶弱勸耕耘窮岩草木咸欣澤沾兩邑民鼻
殷無愧義門僉共云胡為一疾罹瘴疹歸痊松林
鎖夕曛後世有人式其墳嗒嗟想慕讀茲文
賜進士徵仕郎中書舍人同郡王汶撰文

和義處士鄭君墓誌

新天子改元弘治之五月二日浦陽和義處士鄭君
卒年五十九次年之十二月一日塋家北松林原烈
考正義府君墓石與伯氏孝敏居士合兆前事之月
其子鎬以從兄保所為行狀踵門再拜乞銘於貢士

錢穎且曰先君若不得子銘則葬猶不葬幸無靳穎
曰子能禮葬又乞銘以圖長存可謂孝矣敢不諾而
銘諸按狀處士上中琥字士烈嘗以和義扁其所居之
室人曰稱曰和義處士其先有曰淮者五麟二十
世孫自巖之遂安徙今浦陽仁義里其地初曰香
溪因鄭來居易名曰白麟溪亦不忘祖也三傳至名
綺者通春秋穀梁學以孝義起家臨歿歆血誓子孫
不可析喪事見宋史又十世至旭益遵家教樂為義
事以才俊見稱卒謚正義詳見今翰林學士長洲吳
公原博所撰墓銘配陳氏主義門內政餘二十年婦
道母儀為衆所矜式生子四皆有能聲處士則其弟
三子也自幼卓犖敢作事不脩飾小節方弱冠即為

人所敬畏鄉鄰有不平事多往質之得一言即釋去
不復興訟有司值難事多使經理允處無不為上人
所與由是名聲日茂處士懼有初非難有終為難未
中年即自歛東人有疑何者多不較見義所當為則
果於為天順間義門厄於四祿室廬既燬板刻亦無
遺有棗探義門遺風求遺文者悉無以應處士乃與
仲兄仕球一心力復建廳堂門廡重刻麟溪集板使
義門聲價幾墜而復振晚年慮後人不克繼每曰燕
私諄：以節勿守禮為訓交契之間克篤乎誼不以
災涼改即嘗沐邑字常熟秦君良翰愛後宰為掾所
誣枉不克直者七八年處士竭智力傾囊盡周旋其
事雖甚久無怠意可謂難矣所接之人有貧乏患難

者必調卹扶救之窮氓賤子或以禮見邀雖濁醪糲
食亦為之盡歡而不眇其人善之惡之之心並行而
善之之心尤長見人子婦有孝敬必嘆賞不已雖素
與不合亦禮之終身娶柳氏有婦道子男一人
錫孫男一人宗泗孫女二人澄許適烏傷吳璋曰柔
許適同邑傅璵當處士卒親踈遠迹莫不赴哭莫
不盡愛非有德感人能若是乎信且銘以慰其子之
孝銘曰

處士之先孝善是力南北西東仰以為式處士
之行克承乎前親踈遐迹咸信其賢宅兆既卜
安居是宜郡人作銘不媿于辭

貢士金華錢穎撰文

麟溪集卯卷

序

義門詩卷序

浦陽鄭氏聚族而居者九世有司為請于中書而在
表之號曰義門且復其家力役之征俾無有所與今
集賢直學士揭公實為之記一時聞人往往賦詩以
美之謂予與鄭氏居同郡知鄭氏者宜莫予若因屬
予以序予家距鄭氏不兩舍而近納交鄭氏父兄子
弟間歲行已再周其知之固深矣集賢公之所稱述
豈有媿辭乎抑予聞之古有合族之道非士庶人所
得行而親之之仁無貴賤一也合族莫重於立宗立
宗之法或五世而遷或百世而不遷五世而遷聖人

不以為失於薄百世而不遷聖人不以為過於厚遷以辨其異不遷以統其同二者蓋竝行而不相悖也若夫數百千指聚居而食雖古公侯之家皆所無有而後世士庶人之家乃或有之可不謂難矣哉是宜史不絕書而上之人所以褒嘉之者遂著於令逮至本朝史臣序禮典為目三十有二而旌表居其一然則凡可以勸親、者又聖人之所不廢也茲非所謂禮以義起者耶鄭氏於古人合族之道夫必有取其義云爾褒嘉所及有司既奉著令從事而未克上其狀于太史氏予輒弗辭而次第其詩本諸作者之意系於末簡庸俟夫陳詩以觀民風者焉承直郎國子博士烏傷黃潛撰

鄭氏義門家範序

余在武林時聞浦陽江之上有義民曰鄭氏為嘗合族至九世及官成均始識其子姓曰彥平氏曰獲觀其家範二卷蓋彥平氏之世父貞和先生與其從兄子敬甫之所著也考平氏致貞和之辭曰人之至親莫如兄弟不華有不義者豈其性然哉亦由為父兄者迪導之無其具爾故九江之陳金溪之陸能累世弗異藥者寔有家法者存僕雖不佞竊受教於君子矣輒著為書以遺後之人庶幾引而弗替雖然子孫之賢不肖僕亦豈能預知哉吾盡吾心焉耳矣願假寵於先生以序其篇端余聞之瞿然嘆曰甚哉貞和之善遺子孫也夫車輪之運移也捷如風雨而有扼

以止之悍弱之躡也牧圉所不敢近而有勅以制之况人心之易溺者莫如欲實有甚於斯二者可無法以攝之武鄉者陳褒氏陸九齡氏有見於斯守筆之於書今貞和復加詳焉為貞和孫子者念立家之多艱思先訓之致屬一開卷間毛髮聳然起立設有不肖之人亦當感厲而為賢是規之行將自九世至於百世未有艾也它尚足慮乎是為序貞和名大和字順卿年已七十餘為人儼謹重然諾子敬甫名欽實貞和之冢子其所著書益將補前規之闕故不復深論云文林郎國子監丞蕭田陳旅謹序

鄭氏譜圖序

鄭氏出自姬姓周厲王少子友宣王母弟也宣王二

十二年封友於鄭在滎陽宛陵西南密邇王畿秦內史漢京兆之鄭縣是也幽王之難友寄帶於緡郃之間目取二國地前華後河而食溱洧在濟西洛東河南潁此四水間謂之新鄭友卒謚桓公友相幽王其子武公掘突孫莊公寤生皆相平王為司徒者三世十三世孫幽公為韓哀侯所滅子孫播遷陳宋之間以國為氏幽公生公子魯魯六世孫榮躋鄭君鄭君嘗為項藉將藉死已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藉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子當時字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危聲聞梁楚間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旦常恐不徧官至大司農

居滎陽開封生韜。生江都守仲仲生房房生芝相
季季生議郎奇奇生樺漢亦自陳居河南開封晉置
滎陽郡遂為郡人樺生御史中丞賓賓生興字贛蓮
令興生衆字仲師大司農衆生城門校尉安世安
世生騎都尉緜。生上計掾熙。二子泰渾。魏少
府大匠渾生崇晉荊州刺史崇生適。生隨扶風太
守隨生趙侍中略。六子翳豁淵靜悅楚豁字君明
燕太子少傅濟南公生温。四子濤曄簡恬濤居隴
西曄後魏建威將軍南陽公為北祖簡為南祖恬為
中祖曄生中書博士茂一名小白七子白麟胤伯州
夜洞林歸藏連山幼麟曰豨七房白麟字嘉徵生師
慎師慎生懷芬懷芬生鄩。生斌卿斌卿生庶唐青

州刺史庶生侍中徽。生大理卿廓。生麟。生給
事中暮。生宣州觀察使回回生弘私生垣垣生儀
儀生子叢子叢生扈。生鸞道字伯定宗歙縣令曰
家焉凝道生殿中侍御史自牖字孟紉漢遷遂安自
牖十九子其第十三子安仁秘閣校理安仁三子渥
浣淮俱徙浦陽白麟溪。源出惠香院之旁名曰香
巖淮尊之以今名不忘其所自出也。麟職遂淮三子
煦熙照子孫甚盛蓋自鄭君至淮之九世孫鑑凡歷
五十一世一千五百四十餘年博士茂而上其名咸
見於史白麟而下五世皆不仕簿狀遺而不錄人遂
謂其後不傳唐禮部員外郎司空圖嘗重定其世次
言白麟後裔甚詳文獻待御史自牖家自牖之孫燮

生遂曰之著遂安譜武林夏應孫嘗為遂安主簿檢
田至民家民有鄭魯年過九十持世譜示應孫譜載
宋元符二年正月淮與二兄遷浦陽之感德鄉淮之
子照及照子綺皆列其名綺之後始不書應孫與鑑
連姻知其同自出也錄以遺之鑑之家謀錄云遷自
遂安至照之兄弟述載方詳其先類出於傳聞蠲釋
辭始遷者疑其不之徵據一旦見之不翅拱璧
之方獲也命萊倣歐陽氏譜圖著書以示子孫萊鄭
氏里中子鑑之諸弟銖萊之從姪又歸焉初何敢以
不敏辭曰為稽司空之所定彙燹生之所述衍而申
之至鑑兄弟之名而心海虛其左方使來者續書焉
鄉貢進士吳萊撰

遂安譜所錄自南陽公擘以來列其名字于圖今以世遠不
書先書鄭君原其本也次書樂道遷歛之祖也次書自牖遷
陸之祖也自牖孫淮始遷浦江故自淮以下言行可書者悉
存于左詳其近也至義門八世以後皆虛其左俟續書也

始遷浦江祖

淮字巨淵善屬文通春秋學靖康年饑貸田千餘畝以濟鄉
民人號其所居為仁義里淮孝謹人也與二兄相友爱州人
義之稱曰墳箴相應有浦陽三鄭子孫不忘其先復以名其
地享年七十四娶宣嘉字則善葬白麟谿之左宣祔焉元符
二年宣一乳生三子煦熙照熙娶鄺熙娶柳子孫見別房圖

再傳祖

照字曜父寡言笑不樂人諛人或過譽之輒感類曰子何壞

我若是君子高之享年九十三娶張蟠堃仁義里朱鴨在白
麟谿北三里二子緼綺

義門第一世

緼字宗醇年十五以文學鳴至二十即亡有文三卷名冲應
集娶應霖葬懸柏原在家西百步白麟谿南一子開
綺字宗文事父母孝父被誣下獄上疏願代受刑母病手足
不能伸保抱三十年不少怠奉寡嫂如母嫂以無子憂始得
開即以子之教子孫不分財異爨其事見宋史孝義傳詳具
晏稊所撰墓銘享年七十六娶傅簪合葬懸柏原一子聞

譜圖之法莫詳於近代歐陽氏歐陽氏采太史公史
記年表及鄭玄詩譜依其上下旁行作為譜圖自高
相至玄孫則別自為世恐其子孫之多載於譜者不
勝其繁使別為世者各詳其親各繫其所出其法固
云善也施之分門而居者可也鄭氏自綺即合族而
居異譜而紀載之不可也故法歐陽氏譜例自綺之
前旁支別有圖者不復詳著綺之後各條錄焉不以
文繁而遂畧者族之合譜之宜同也烏乎自鄭君以
來不為不久名氏得不没者不可知其故哉歐陽氏
有言有其人雖歷千載不絕其人無所稱於世輒沒
不見鄭氏子孫尚三復斯言而細思之重紀至元乙
亥吳萊記

子作浦江縣令時嘗至縣民鄭氏家其家九世同居
予曰賦詩一章以嘉其義後數年有名欽者以予疇
昔之故復示予以譜圖一卷且告予曰浦江之鄭姓
雖甚多唯白麟溪上中下三支及溪東一里曰達唐
溪西三里曰松陵實共宗遂陽諱淮君餘皆非也故
之齋牒蓋昭然可見近有認祖之徒妄撰譜系以相
附麗欽之兄江山教諭鑑深懼其汨亂我宗法素變
我支胤汙峨我族類歷世之久或莫能辨也自王府
君照曰府君熙以來皆謹書其世次定為別房圖五
府君照實生我冲素處士諱綺君是為義門之宗教
諭兄復合遂安浦江二譜請于鄉貢進士具君萊詳
著其所自出而嚴別其所自分行事業壽年卒葬

有可據者靡不具載之則斯譜是也譜作未幾而吳
君亡欽以吳君手墨之難再得也不敢復累書之乃
繕錄刊于文梓嚴歲先祠中別刻板為庄廓榻以竹
素畫為三成聯填祖子孫之名必受室有子者方標
名其端下則空之以俟事有可傳伯仲為一類畢則
更蓋使之不敢襲也欽無所識知未知其可執事其
有以教欽哉嗟乎人有忽其祖諱而不省憶者矣其
能著之若是詳乎又有苗莠同植而不辨者矣其能
衛之若是嚴乎是皆可書予曰弗讓而記欽之言于
卷前欽之子孫尚思引而伸之以無負欽之志哉渭
兄弟名字雖列前譜今書之各簡之前亦上承下引之
義也儒林郎蔡沂路浦江縣尹兼勸農事林以順撰

鄭氏自遂陽府君元符己卯來遷濟陽迄今至正甲
申已二百四十有六年自冲素處士建炎丁未聚族
以居亦二百一十有八年前譜志書其行誼守卑次
第相承不亂也是法誠良矣其不敢遵之者蓋前譜
據舊文而修今則俟方來而書壽年有短有長不
後先苟欲待其齊一決不能即書不能即書則事虛
久遠其有遺脫者多矣必務不失其倫俟伯仲一行
畢書然後序列而重書之斯善已後之續是譜者尚
知此哉金華宋濂記

程